

道人知月胜诗家

——南普陀寺禅关专修记

首愚法师

準提族的一顆明星

首愚法師主持準提法修學影響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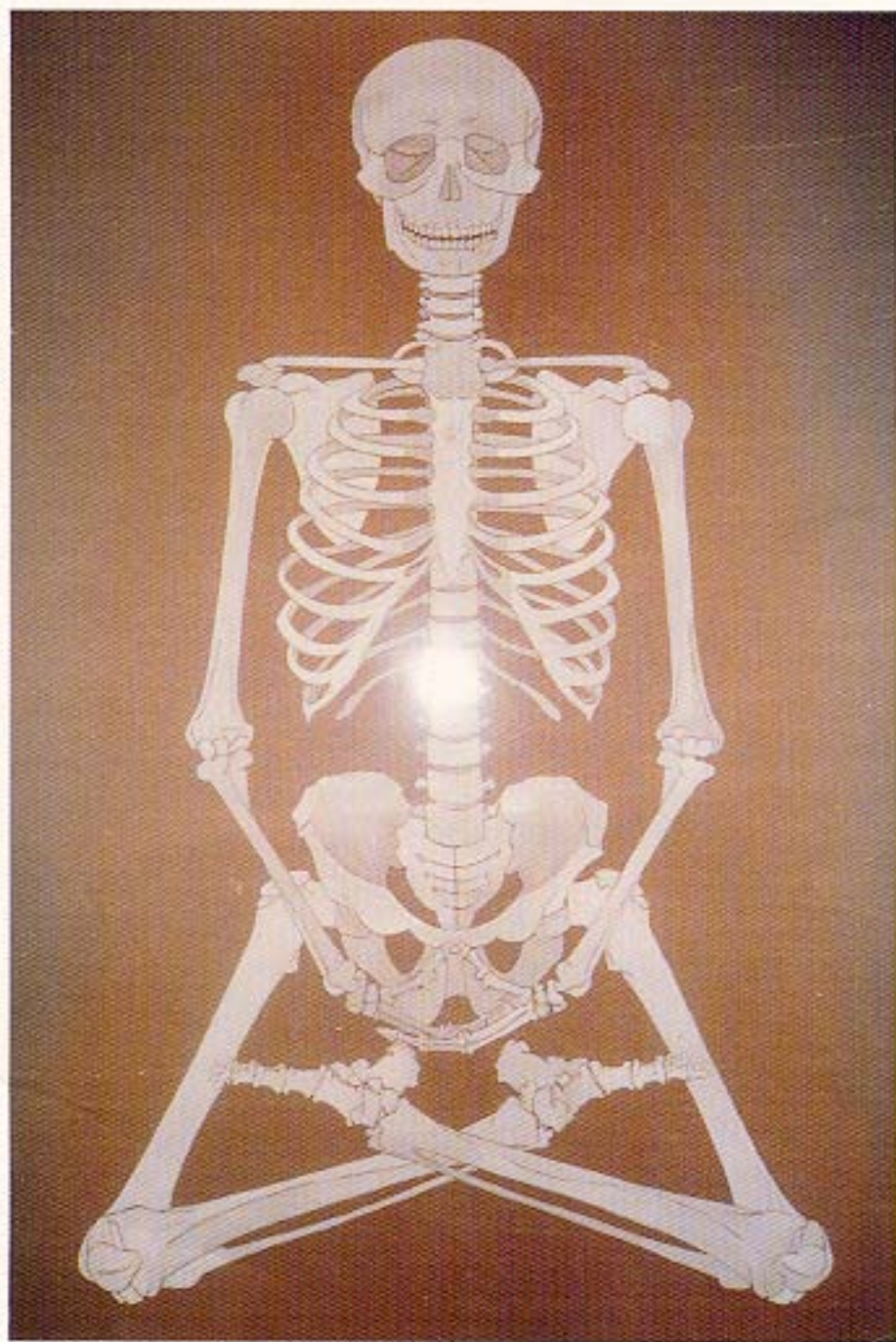


道人知月勝詩家

南嶺記寺禪關專修記

釋首愚





白骨禪觀圖

禪關策進法語

閉關行者，在福懣資糧上，也需具備大悲願力。修證過程中，除了身心現象千變萬化，疑難重重，周圍的人事環境也會不斷的考驗、折磨，此時猶需一股悲切的願力，鞭策自己、開發自己，使自己不因苦難、不因迷茫而退失初衷，反而愈挫愈勇，要有不達目標誓不罷休，誠如古德所說：「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的心胸器度，方堪辨道。

釋普賢

目錄

一、風雨隆情 緣起撰記…………… 1

二、慈悲垂護 成就勝緣…………… 3

三、南海普陀 慈航接引…………… 7

四、前緣宿緣 殊勝因緣…………… 9

五、恭候佳音 隨喜安住…………… 11

六、棒喝加持 狂心頓息…………… 13

七、觀音聖誕 承恩入關…………… 15

八、靈感觀音 一葉知秋…………… 19

九、氣脈湧發 感應斷食…………… 25

十、龍天佑護 禪境再顯…………… 29

十一、心月孤懸 氣吞萬象…………… 31

十二、般舟三昧 精進加行…………… 35

十三、脈輪暢開 三花聚頂……………39

十四、苦難當頭 悲願奮發……………43

十五、六祖接引 捨妄歸真……………49

出家參學 誓振宗風

十六、十次掩關 捫心省思……………55

十七、太虛大師 普賢行願……………65

十八、禪門三關 進修階梯……………81

十九、夢境靈驗 如鏡現形……………85

二十、同參道友 古道熱腸……………89

二十一、隨意行持 自在咸通……………97

二十二、觀音佳節 圓滿出關……………101

附錄

：禪密訣要

密觀與解脫·····

105

光字光是一盞心燈·····

111

道人的生與死·····

115

大化功盡在·····

119

第一義海準提國·····

123

準提法的密因和禪味·····

129

深耕密植·····

133

一、風雨隆情 緣起撰記

農曆歲次庚午年閏五月初七（西元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颶風侵襲，風雨交加，雷電閃爍，觸目驚心。第二天上午，約十時左右，台北李省吾（傳洪）道友冒著風雨，由南普陀寺監院誠信法師陪同上山，至五老峰半山腰阿蘭若住處的關房來相會，此景此情令人感動，相談不到幾分鐘，即匆匆忙忙又趕著下山，準備搭機前往北京。此行由香港到廈門，乃專程前來陪方丈妙湛老和尚上北京看病，特別抽空上山來會，轉來 老師的指示：「於出關前寫好閉關記錄，或可做為後人的參考資料。」師長的隆恩勝意不可違，遂於禪修、經行之餘，將日記中之要點實況逐漸整理，寫成此份「禪關專修記」。首愚但本著野人獻曝的心情，虔誠回向——「上供十方佛、中奉諸聖賢，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別」。首愚一介庸俗凡夫，學習過程中的記錄，疏漏錯謬在所難免，尚祈 十方諸大善知識不吝指教之。

道人知月勝詩家

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二、慈悲垂護 成就勝緣

去年於十方禪林峨眉道場閉關期間，約於農曆臘月中旬，一日半夜，懷師突來電話，關心禪林現況，慈悲語氣：「你在此開山，事務繁雜，還閉個什麼關？算了！趕快結束，或是到廈門南普陀寺閉關，遠離人事，萬緣放下，才是辦法。」我於彼時當機立斷，感謝懷師安排，並且稟告：「當於法華大法會圓滿後，元月底二月初啓程。」隨著懷師指示，我的峨眉關期，從己巳年四月十八日至庚午年元月十五日，爲期約九個月的第九次閉關，終於結束了。

元月十六日，親自主持「新春護法聯誼會」及元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的法華大法會（詳見十方雜誌八卷五期—十方簡訊，八卷六期—峨眉湖畔），法會圓滿後，諸般事務、法務，全權委託禪林監院法師，並約集全體在家、出家、執事、同學，期勉發心，妥爲照顧。於二月初四，向由美返台的剃度恩師——仁俊上人暨全體執事同學辭行，搭華航CI663中午十一時三十分班機，飛向第十次的專修旅程了。

傍晚於香港的「懷師行館」中，拜見了慈祥威嚴的懷師，闊別一年懷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師神采更加煥發，談笑風生，常引大眾暢笑不已。座中泰半舊時道友，有潤泰的尹董事長、南國熙、謝錦煒、李素美、李淑君等道友，十方同學——宏忍法師、親證法師，尚有賈寧先生、美籍包卓立、三道友等。晚餐後，懷師特爲尹衍樑道友等開講《史記》「劉邦、項羽」本紀，以歷史的經驗，期勉各人應先做好自我管理，並以劉邦「仁而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嘉勉後學，語重心長，循循善誘，深烙我心，大受感動。

二月初五晚間，更加熱鬧，喜笑滿堂，道友們心照不宣，借機聚會，一舉數得，能多親近一代宗師，耳濡目染皆是清淨種子、善業因緣。傍晚由台灣、加拿大趕來相會的有洪文亮醫師、董海樹伉儷、孫靜源伉儷、余正如道友等，昨夜來會的道友也都全部到齊，擠聚一堂。正當大眾談笑間，懷師突然拿起身旁的電話直撥，不一會兒電話撥通，懷師的講話聲打斷了在場所有人的談笑：「喂！廈門南普陀寺嗎？」「喔！您是老和尚啊！很巧正好有事找您，您說有個山洞可以看到海邊的，裡面有三個房間留給我閉關用，正好，我有個學生首愚法師，剛從台灣來，去年曾經到南普陀寺拜訪您，我要他到您那裡閉關，我們兩個人把他關起來，判他專修！」（話筒中傳出妙老的聲音：「沒有問題，您老的吩咐一切照辦。什麼時候到？」）「明天搭船啓程，後天上午可到，一切拜託您囉！」

由他們兩老談話中，忽然讓我悲從中來，熱淚盈眶，趕緊上前禮謝，古道熱腸的尹衍樑道友隨喜讚歎亦趨前向 懷師叩首頂禮。懷師興奮的說：「一切緣起都非常殊勝，首愚法師的福報很大，好自爲之。」（今夜來會的其中十方禪林文教基金會的五位常務董事——洪、孫、尹、李（素美道友）及我全部到齊，忍師、證師亦是董事之一，懷師則爲名譽董事長。來會者，除了楞頭楞腦的我例外，其餘皆爲一流的醫師、企業家、學者以及出家人，也都是懷師的弟子，一時精英齊聚一堂，大眾隨喜，衆緣和合、堪稱殊勝。）隨著懷師的祝福，我的心情喜憂參半，多年來親近一代宗師，每多辜負造就之恩，誠然一介十足鈍根阿師，其奈何矣！唯有全力以赴，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其它或能問之蒼天與我心了。

晚飯席開兩桌，道友們相聚興奮異常，聆聽懷師飯後茶餘的開示，大眾皆都法喜充滿。飯後懷師應美籍女道友包蓮娜之請，特爲開講「三十七道品」，由洪醫師擔任翻譯，凡聽過懷師說法的道友，頗能獲得深入淺出的法益，莫不衷心敬佩，講至一半已是深夜，道友們散去各回住處休息，此時人少，得空上前請示：「老師！這一次到南普陀寺閉關，應主修何法？」師言：「不用問了，一定比佛光山及其他的關期還要好，好好用功就是。」似乎是個授記，亦不敢多問，未了向懷師辭行時，董海樹道友伉儷還厚贈旅費，師恩友情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在在銘感肺腑……。

三、南海普陀 慈航接引

二月初六上午，由謝錦烺道友相陪至中國旅行社辦理台胞證及購買船票。中午，衛家瑜道友於銅鑼灣「如意齋素食館」爲我餞行，並親自送至碼頭海關關卡，終於在 懷師的指示下，搭上了大陸籍「集美輪」下午二點的客船遠赴廈門了。

一路上風平浪靜，天上飄著柔雲，下著微雨，倒也令人心曠神怡，甲板上煙霧朦朧，視野不廣，如同雲遊神仙境界一般。夜裡獨宿頭等艙，出家兒郎不喜與世俗混雜，只好多花些費用，望能夠安然靜坐，三密相應，禪思自得，堪稱佛子本份，甚爲值得。

二月初七，約於上午抵達廈門港口，因昨日啓程延遲了一個多小時，今日到達時也延誤了許多，讓南普陀寺知客監院定恆法師、佛教會秘書李建群居士等守候多時，到達南普陀寺時差不多已是中午十一點左右了。

於方丈樓中，拜見了方丈暨閩南佛學院院長妙湛老和尚、方興副院長、財務監院誠信法師、閩院教務長了法法師等，還有十方同學修定法師亦參學至此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會面。方副院長哈哈大笑說著：「原來是你，電話中妙老聽成台灣的成一法師要來閉關。想不到去年你來南普陀寺的參訪，幫忙帶二封信給南老，促成了雙方一連串的交流，非常感謝你千里一線牽啊！妙老以及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全體同道都非常歡迎你來此地閉關，也歡迎你為閩院同學結緣上些課，指導他們禪修。」主客相談甚歡，我亦隨喜贊助太虛圖書館一點建設經費，及閩南學報一點印製費，其他種種亦皆隨喜一番，以結勝緣。

四、前緣宿緣 殊勝因緣

我的大陸行，連同這一次已是第三趟。第一次於戊辰年（西元一九八八年）四月份，由佛光山佛學院同學，即香港大嶼山觀音寺的妙光法師權充嚮導，隨行有李華榕道友，參禮了廣州光孝寺、六榕寺，旋至韶關南華寺禮拜心儀已久的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肉身像，與正在傳戒中的本煥老和尚（廣州光孝寺方丈）、雪相老和尚（杭州淨慈寺方丈）等相談甚歡，隔日又參禮了丹霞山別傳寺、乳源雲門大覺寺（雲門宗發源地），聆聽虛雲老和尚嫡傳弟子即現任方丈的佛源老和尚，述說當年虛雲老和尚雲門事變受難情節，對於前輩大德護教護僧的大無畏精神，由衷敬佩與緬懷。

第二趟的大陸行，於去年三、四月間，為規劃興建禪林，特別組織一考察規劃團，團員有禪林的常務董事孫靜源道友、董事暨十方建築師沈英標道友、彭建福建建築師、蔡秀瓊庭園設計師、雕塑名家蒲浩明伉儷、李淑君道友、禪林監院法程法師等，由我擔任團長，參禮考察遍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四個省份的名山古剎，舉凡大叢林風範、名園傑作，都列為觀摩考察的對象。行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程中最後一站，即是廈門南普陀寺，對方丈妙湛老和尚、執事們及閩南佛學院男衆部、女衆部都留下深刻印象，可惜大部份的團員於南京時，即先抵港返台，未能參予南下勝會。

於南普陀寺停留兩日期間，與閩南佛學院方副院長閒談中，乃知方老與懷師是舊識，與恩師 仁公上人也是昔年同學、同事（同爲武林佛學院講師），言談之間，似乎更有一份親切感。離別南普陀寺時，方老特別託付一函，向懷師問候，另有閩院教務長了法法師、監院誠信師與 懷師皆爲溫州樂清同鄉，特別仰慕，亦託付書信問安。不料，魚雁來往，形成雙方實際交流，而我有今日於此閉關因緣，都是想像不到的事。事實上，這一切的形成，正是彰顯懷師緬懷中國文化、關心大陸佛教的一個實際行動。由 懷師的鼓勵，乃有洪文亮醫師、游祥洲博士、李淑君道友等前來閩院展開一系列的佛學講座，對閩院師生都結了勝緣。又有李素美、李省吾道友，兩姊弟發大心爲南普陀寺出巨資興建禪堂的響應，孫靜源道友伉儷等亦都相續大力護持，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回響，掀起了重光正教的先機徵兆，誠爲殊勝因緣。

五、恭候佳音 隨喜安住

二月初七中午來到南普陀寺時，妙老即告知：「需等候省宗教局的批准才能入關，暫時住進方丈樓休息。」我亦樂得有些空暇，能多熟悉此地的人事環境等，也是一樁好事。每日乘空與妙老、方老、執事、教師、學僧等談談聊聊，日子倒也過得歡喜稱意。

晨間早齋後，經常同方副院長伉儷散散步，爬爬後山的五老峰，巡禮於半山腰的太虛大師舍利塔、方老每教以合掌默念「南無太虛菩薩」繞塔數匝，其虔敬之心誠於衷形於外，令人感動，我亦隨喜行之。方老說：「我曾經親近過太虛大師，感念他老人家的悲願，為近代中國佛教做了許多偉大的貢獻，一有空我就上山繞塔禮敬。」一代大師，悲願宏廣，感人之深，可見一斑。

有時至南普陀寺附設的閩南佛學院觀摩其教學及教學設施，大體有個概念認識。目前現階段的閩南佛學院，分為男眾部、女眾部，各有正科班、預科班、養正院三個層次的班級。男眾部設於南普陀寺本部，擁有學僧一百多人；女眾部則借後山植物園裡萬石蓮寺、天界寺辦學，約有二百多人，僧俗兼收。教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師、執事、學僧等數百人的生活費用、教學費用等等，不難想像其每月支付龐大的經費應是相當可觀，尤其妙老辦學的精神，艱苦奮鬥，令人敬佩不已。目前的閩南佛學院，已被列為大陸佛學院中，首屈一指的學府，自有其歷史淵源與感人之處，世間緣起，豈是偶然！？

黃昏時候，經常隨同三、五位法師漫步於廈門大學校園裡，靜聽他們的心聲，瞭解他們的需要，彼此交換些意見，心靈上的交流，不難發現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畢竟同是炎黃子孫，幾千年來所孕育出的中華文化，豈是三、四十年的山川所能阻隔？

六、棒喝加持 狂心頓息

從台北出發時，監院與執事們問我：「此趟大陸閉關，預定多久？」我略爲思索，答說：「暫定三個月吧！」因爲法程法師於陽明山法美寺時，答應幫忙代理一年，新竹峨眉關期圓滿，她隨即返山靜修。現在又冒出了一個廈門南普陀寺閉關因緣，基於成人之美，她不好執意推辭，我也不想過份爲難她，才有暫定三個月之說。

來到南普陀寺後，思索行程安排，以便預訂抵港返台機票，擬了一份行程報告書，傳真給懷師。行程中包括三個月的關期，及北京、五台山、峨眉等處的參學安排，預定七月一日（農曆閏五月初九）返台。懷師接到傳真大發雷霆，隨即掛電話過來：「你如此儉心不死，還閉個什麼關，算了！還是回台灣去吧！」當頭棒喝，及時醒覺，立即稟覆：「謝謝老師點醒，我已取消所有參學念頭，專心閉關了。」

在旁的妙老讚歎的說：「南老真是明眼善知識，好一個眼明手快啊！」懷師的棒喝不但打消了我的妄念，也解除了我的人情包袱，來時方副院長一番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好意，要我廣結善緣，安排於閉關期間，每週星期日爲閩院同學上課、指導禪修，我這個人不善於打太極拳，很容易接受人家的安排，此時醒覺：「閉關確需萬緣放下，或許有個入處」。徵得方老的諒解，改於出關後再履行諾言，終於託 懷師慈悲棒喝，清理了所有障道因緣，頗有「驀直而去，直下承當」之慨了。由此可見，專修過程中，沒有明眼善知識的呵護，那有閉關專修可言。因此，懷師也常說：「現在的人，每以閉關專修美其名，而無其實，那能談得上專修！」出家二十年，何其幸運，唯一遇到 懷師真正懂得護關，到目前爲止我還未再遇到第二位！

現在回憶起來，沒有 懷師及時棒喝，第十次的關期恐怕又是白忙一場了，師恩浩瀚，何能以山高海深形容？！

七、觀音聖誕 承恩入關

等候將近十日，心裡開始有些著急，向二老稟明：「當願菩薩慈悲加被，或能於二月十九觀音聖誕順利入關。」人有誠心，菩薩感應，不可思議，佳音終於來臨。二月十七日下午，統戰部的老李來寺告知：「宏善法師（證件上的本名）你的閉關申請，上級已經批准了。」聽到這個消息，喜悅不已，隨即至方丈室稟告妙老，妙老慈祥地笑著說：「你的願望不可思議，總算如你所願了。」

二月十八日上午，昔日書院學僧宏忍法師、親證法師相偕適巧此時趕到。晚間李省吾道友帶領禪堂設計師黃建築師等來到方丈樓，攜來禪堂設計圖樣、模型等，恰於此刻完成送到，李省吾道友笑說：「正好趕上明天上午送你入關。」

確定二月十九日上午入關時，妙老即特別指定閩院講師濟群、湛如法師為內護關，方老戲稱為：「護關、監關、閉關為三關」，另有兩位外護，閩院學僧照性師、明意師照顧飲食等雜務，監院誠信法師時常幫忙，轉達傳真、證件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延期、手續辦理等都偏勞了他，法師爲人熱心時常上山關懷。煩勞五位同道種種協助，衷心感激。

爲了熟悉閉關環境，由誠信法師陪同上山，拜訪兩位護關法師。五老峰山上，由大岩石累疊形成，林木茂盛，鳥語花香，到過南普陀寺五老峰的道友，每歎爲人間仙境，環山面海，鍾靈毓秀。爬至阿蘭若處的關房，必須經過三道鐵門關卡，首先見到一座典雅古樸的茶樓，專供香客、遊客飲茶休憩、觀賞山色海景的場所。通過了茶樓，再經過一段頗有曲徑通幽處的石林小路，來到了由三座大石洞所組成、太虛大師命名爲「須摩提國」的地方，裡面有二、三個房間，即妙老允諾給懷師閉關之處，前面海景與南普陀寺渾然一體，視野廣闊，居高臨下，氣勢不凡。洞內有自然山泉，弘一大師題名爲「甘露泉」，通過了山洞兩道石門關，展現在眼前的更是一處清新幽美的世外桃源，即是阿蘭若處了，山色海景、石林松木、遠帆點點，織成一幅美麗的畫面。阿蘭若處建於民國二十一年，即太虛大師住持時期所關建的，去年的大陸行亦曾到此一遊，並與兩位法師暢談過，舊地重履，已不是訪客，而變爲共住的一份子。法師們駐錫此處靜修研教，福報不小，我託懷師慈悲，亦分享了一份清福，至爲珍惜。濟、湛二師迎入了客廳佛堂，先禮佛之後，再向法師們禮座，隨即引入即將掩關所在處，關房大小適中，大家的幫忙將兩張長方形書桌合併於關房中

間，即可拜佛觀想、繞佛經行、看經寫字，頗爲便利。由方丈樓請來一尊泰國玉佛，又懸掛了一幅阿彌陀佛聖像，整個關房氣氛煥然一新，堪稱清淨莊嚴，床座置於另一角落，彼此相稱素雅，又有專用衛生間，非常理想。由法師的介紹，乃知一代高僧弘一大師也在此處閉關過，更加珍惜，歎爲稀有難得。誠信法師再導引至弘一大師後來遷移的閉關場所，有弘一大師親自題名爲「淨業洞」的地方，位於五老峰東北角處，是一處遊客不到、視野更廣闊的閉關理想所在，山光海景更不在話下，可惜門窗於十年動亂間被破壞無遺，我本想出資將它修護完成，妙老居於安全理由，護關不便，未允所求，瞭解實況後，也就從善如流，更加感謝妙老的設想周到，種種愛護。

二月十九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妙老、方老帶領常住重要執事，閩院教師等二十多人齊聚於阿蘭若佛堂，宏忍、親證兩位同學亦搭好袈裟參與掩關儀式的行列，在香煙繚繞、梵唱莊嚴感人的時刻，我先向主位的方丈和尚頂禮三拜，再向東西兩序大眾各頂禮三拜，隨即入關，於關房內聽到妙老宏亮誠篤的法語：

踏遍千山與萬嶺 特來五老掩禪關

識得本來真面目 管它冬夏與春秋

首愚法師德本夙植，慧性天生。轉法輪於峨眉書院，耀心燈於十方禪林。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而今不辭勞苦，擇於阿蘭若處，豎精進幢，立限掩關，發菩提心，剋期取證。妙湛隨喜功德，送師入關。且道封關一句，又作麼生道！拈鎖云：

這把無爲鎖 鎖此無相關

本來無內外 何處覓中間

終於啓開了第十次閉關專修的序幕。此時心中無比感激妙老、懷師兩位老人家慈悲成全，閩院方副院長、教師、常住執事、禪林出家在家執事，法程法師等全體同學、道友們種種因緣協助護持，讓我無牽無掛，專心一志，精進辦道，在在可感，唯願精進專修，普皆回向：

有緣無緣 共蒙法益

情與無情 同圓種智

八、靈感觀音 一葉知秋

剛入關的二、三天，是讓自己身心輕鬆自如，能休息者，讓它儘量休息，大睡特睡。能夠坐者，也讓它隨緣而坐。到了二月二十二日覺得休息夠了，精神也飽滿了，開始收攝身心，訂好作息時間表，每日八支香，除了凌晨一點至四點列爲放香養息（睡覺）之外，其它七支香固定爲靜坐、經行的專修時間。每一支香坐兩個小時，經行一個小時，如此周而復始，展開了精進行持。生理上有時會有週期性的疲累，這個時候只好讓它做個小休息，爾後再繼續。此時已不再放逸他、縱容他，而是看著他、鞭策他。困境來時，勉而行之，往往是突破性的關鍵所在。

南普陀寺位於廈門市近郊，正前面與左前方延伸到海邊都是廈門大學校區，偏右略遠之處，又有一所鷺江大學，形成一處優良的文教區，又有商業區、住宅區、港口碼頭區等，頗有一番欣欣向榮的繁華氣象。鄰近東南方寺院山門，正好也是廈大校門，約十分鐘、二十分鐘即有一班巴士，交通便利，車水馬龍。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靜坐時，車聲、喇叭聲、輪船的鳴叫信號聲，廈大的廣播、音樂、歌唱聲，寺院的鐘鼓板號聲，遊客、訪客的歡笑談話聲，五老峰山上樹林裡的松聲、風聲、鳥語蟲叫聲……此起彼落，恍如音樂家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曲，亦如同瀑布般連綿不絕，織成一片廣大充沛的音聲海。

迴歸到自己身心上的音聲更為繁複，酸、脹、麻、痛、癢、舒服、不舒服，不時在呼叫著，五臟六腑、頭頸手腳、眼、耳、鼻、舌、身、意等，也都在無限度表達他們的心聲，總而言之，他們是開放的一群，不像口頭言語、舉止行動被現實環境那麼樣的拘束限制。

面對著依報器世間、有情無情，林林總總幻化無常音聲，業報身上的習氣心聲，千頭萬緒，如何疏解化導他們？思之！觀之！忽然觸動靈感，唯有應病與藥，隨機對治，所謂「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想到《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裡的名言佳偈：「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此時宛如置身茫茫苦海中的小舟，忽遇燈塔得予歸航了，隨著靈感作一首應機的偈：

五老掩關調幻情 松風蟲鳥車馬聲
鐘鼓齊鳴觀世音 如是安住如是行

聽之、思之、觀之、念之、化之！漸漸的身心有了一些反應與相應，初時

生理有暖相的出現，頭頂也有清涼的現象。

三月初六、初十，由耳根返聞正觀中，後腦開始有氣機的波動，頗覺暢快舒服。此時再將身心更為放鬆，除了繫念返照於耳門，也隨著生理、心理變化，尤其病痛之處，隨聞觀照，如隨落葉而掃，也如同觀音菩薩循聲救苦，願將身心結習業氣，掃得乾乾淨淨。

到了三月十四日晚間八點多，落雨漸大，我於觀音法門「返聞自性」正好上路。這個時候，忽然回憶起民國六十五年、六十六年於佛光山附設的「佛光精舍」閉第二次、第三次般若三昧關的一段往事（第一次關期於新店同淨蘭若）。

我於第二次關期中，身心獲得殊勝法喜，出關後，覺得有一些疑惑之處，必須請教 懷師，興致沖沖的回到台北，打一通電話給老師，老古出版社的職員答覆：「南老師不在，已經到南部閉關去了。」吃了閉門羹（實際關房就在二樓，但已謝客），無可奈何的又回高雄佛光山叢林大學上課。六十六年暑期，又蒙院長 星雲大師恩准，繼續第二次的般若關，關期進行一半，已有閉不下去的感覺，由 懷師著作裡找到了東西精華協會暨老古出版社的地址，終於跟老師連絡上了，數次通信後， 懷師認為有當面一談的必要，特向院長請假一星期，到了 懷師辦公處暨老古舊址樓下恭候，由古國治道友的引導進入了

二樓關房，原來近在咫尺，那一次的上當，卻有遠在天邊海角之感。終於拜見了一代通宗又通教、融通顯密、博通諸子百家古今中外學說於一身的大宗師。此次會面，應是第五次，第一次於民國六十三年，老師應學院聘請至叢大講授「禪宗叢林制度」；第二次於當年年底，懷師於佛光大悲殿親自主持禪七，參加的人員男女老幼僧俗一百多人，上至高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皆有，彼時親聆一代宗師於開示棒喝中，在在處處展露本地風光，內心中暗自慶幸：「我終於找到了一位真正明眼善知識。」禪七圓滿後，約同學慧中（心道）、超凡法師，三人一齊到協會辦公室拜訪，剛主持禪七下來的老師，似乎有些疲累的樣子，但仍舊很親切的與我們談話，當時我問了問題（問了那些問題，久已忘記），老師卻回答：「這些問題等你有了定力再說」，讓我一頭霧水，對於這句話印象非常深刻，迄今猶新。

於老師閉關期間，能被召見與接引，這是何等的福報、幸運。懷師舉本師釋迦牟尼佛於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迦葉尊者破顏微笑，當場說的：「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師又開示教導：「以眼觀收攝於後腦，開眼閉眼，白色白光，黑色黑光，周徧法界。」我於彼時，尚能體會此一眼識返觀觀自性的般若正觀法門，生大歡喜心。停留請益數日，即南下返回關房，繼續行持，圓滿了百日關期。

回憶往年這段勝緣，對於此次專修精進，卻形成了關中的大關鍵。到了三月十五日夜子時十二點多，在眼識返觀觀自性的般若正觀及耳門返聞聞自性的圓照三昧，於此光音交融中，忽然腦後氣機大湧發，整個後腦與頂門，豁然而開，確有如鳥出籠之感，明朗快活，延著喉輪、心脈輪、臍輪，氣機一路上下順暢湧發，身心漸得清淨空靈。

於三月十六準提菩薩聖誕日，特以書信向 懷師報告，末了附上一段偈句

：

腦後呈瑞 龍女獻珠

靈光獨耀 佛國頓現

文殊觀音 競相朝拜

棒喝鏈鍊 漸積大成

南海普陀 慈雲海雨

遙禮上師 恩威並濟

此段偈句，實乃一葉知秋之寫作，距離圓滿實況雖遙，然信心已是大增，肯定正修之途，必然依此沿路而上。懷師於四月十五日覆函中，亦是一葉知秋之指導法，整個關期身心變化，不出老師簡要提示中：（摘錄要點）

「所言關中習定，氣脈變化現象，此乃精進途中當然象徵，雖可喜，但亦平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常，所謂本有之功能，不足拘以爲聖解。從此身心解脫，結習淨化，明見心源，方能究竟。然後再鍛鍊四大，拋身入身，變身空相，方有相應，勉之勿忽。」

九、氣脈湧發 感應斷食

繼續多日來的氣脈湧發，其間或爲斷斷續續，隱隱約約，時現時隱。到了三月十五日中午，胃部氣機開始湧發，遂無飲食欲望。傍晚時，想到中午送來的飯菜不吃也可惜，放置於電鍋中溫熱後食之，下風漸多，心境上也呈現了諸般幻事，身心受困，返觀緣起，乃知問題所在，貪圖飲食習氣之故。隔日，三月十六準提聖誕日，通知護關停送飲食（於三月初十，氣機初發時已停止早餐），至此，已不麻煩外護者來往山上送飯，甚至洗衣等，也都親自處理，除了厚衣，晾晒不便，前後麻煩明意師五、六次之外，天氣轉熱，輕便衣著，也就不想多麻煩他了。

飲食問題，我曉得是精進中的關鍵之一，飲食不調，過與不及都是障道因緣，功夫不到所謂「氣滿不思食」的境界，勉強不吃它，等於跟自己過不去。關期進行不到一個月，而有這種功夫現象，乃是始料不及的事，爲了怕胃腸不適應，也怕它鬧情緒造反，每餐還是餵它一小碗奶茶，這大概是饞嘴習氣使然吧！後來生理上出現了寒氣，才停止以茶水泡牛奶的方法，改以熱開水沖泡，

每餐一匙阿華田、三匙奶粉，就這樣吃了將近兩個月。

三月二十三日，晨間臥養中，及四月初三夜裡十點多，都出現了胸口悶痛，氣血翻騰、鼻息氣逆異常，覺得有吐血的徵兆，趕快起身上座，內心一直默念空！空！……，同時迅以準提法門中的「心月輪觀」返觀之，這才漸漸的平息了它。四月十二日以後，經常出現牙齦充血、渾身乏力的現象，斷食的信心並未被動搖，也不想姑息它。

四月二十五日起，正式以「般舟法門」精進加行，竟日經行，甚耗體力，胃腸依過去的習性，恃著得寵慣養，似乎在呼叫著「餓啊！餓啊！」我也不理睬它。

五月初十，以字條託護關的湛如法師，轉交給監院誠信法師，請再補充奶粉。十一日晚間，照性師送來奶粉、阿華田各兩罐，椒鹽餅干兩包，看著餅干，心裡告誡著：「不要開它！免受誘惑。」手裡拿著剪刀卻不聽命令的把它給剪開，算了！嚐嚐再說吧（胃腸如是說）！就這樣開始每餐再配給五片餅干，到了出關邊緣已經增加為每餐十二片小餅干，來哄騙著這習性已深的饞嘴。

爲了適應六月十九日出關後的正常生活，六月初十開始恢復早餐，六月十五日恢復午餐。從三月十六日起，至六月十日止，中間再加一個閏五月，前後約有八個月，鄰近斷食的經驗，嚐盡了酸、甜、苦、辣，百感雜陳的味道，也

蒙受禪悅爲食的滋潤，堪稱回味無窮了！

奶粉餅干都不是常住日常飲食之列，額外開銷皆屬浪費常住道糧，關期中洞悉此理後，不敢再寫字條補充所需品，直接委託湛如法師於廈大門口商店中進購所需，讓自己更能心安理得了。

道人知月勝詩家

• 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十、龍天佑護 禪境再顯

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持續一週陰雨不斷，氣溫逐漸降低，加上斷食，熱能補充缺乏，生理上顯得有些怕冷，似乎也有風寒現象，身體漸虛弱，我也不去理會它。精神好時，端身上座，累了不堪久坐，即躺下來，於臥養中一樣的返聞觀照用功。連日來，時有傾盆大雨，閃光雷聲交加，於返聞中，身心與之融合爲一，觀想它們的來臨，如同競相灌頂加持一般。

三月二十一日，夜裡戌亥之間，雷雨暴增，把它觀想爲甘露、音聲、白光、無相大灌頂。約於子時起，背脊骨氣機再度增發貫通，心脈輪似乎被溶化於無形，喉輪持續於細部融通中，眉間輪、臍輪也隨之持續湧發，腦後耳門氣機音聲，如同夏日蟬鳴一般，身歷其境，喜悅無量。

三月二十二日，晚間七時至十一時，更是雷雨大奏，至夜子時，十二時整，六根頗有豁然貫通之感，身心爲之大清明，雖是如此，自覺於觀音法門，初步入流，未達亡所，何故？習氣餘力未盡所使然。

三月二十四日丑時，於靜坐中所聞音聲皆化爲梵音海潮音，六根都在喜悅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中，殊勝無比。晚間猶是雷雨交加，其雷聲廣大深遠，約有十二響之多，持續甚久，平生第一次聽到如此安祥的雷聲，身心與之融合爲一，其後一段很長時間，所聞音聲，皆化爲法界之音，如鐘鼓齊鳴，消融於空靈無礙中。

十一、心月孤懸 氣吞萬象

《楞嚴經》卷六「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所闡述的，實際上都是果位中圓滿境界（圓滿次第的範疇），如經文一開始：

「彼佛（指觀音如來）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

接著觀世音菩薩報告他證果以後，以三十二應身、十四種無畏施及四種不思議無作妙德廣利衆生。最後佛陀指定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總評二十五圓通優劣，應以何種法門為普度衆生之當機方便，得易成就。全章經文重點於果位上圓滿次第的報告。生起次第如何？修證過程中身心現象變化如何？這些都是大問題、大話頭！

我於修持觀音法門過程中，氣脈湧發，繼之斷食，身心變化，時好時壞，受盡折磨，大體不出生理與心理之交感互變。從中我體會出生理上五臟六腑之

生剋原理，與心理習性所形成的業感緣起（生命現象），現在於觀音法門的修持，如何進入耳根圓通的圓滿次第？生理、心理的轉化過程，與見地、修證有何連帶關係？與法、報、化三身成就，其關鍵性如何？

何其幸運，我於此次關期精進中，融會了眼識返觀觀自性的般若正觀法門、耳根返聞聞自性的圓照三昧法門、十方諸佛所護持的般若三昧法門，匯集此三大法門於「七俱胝大佛母準提王菩薩」的顯密圓通法門。對於以上所列的一些大問題，頗能清晰的把它們融會貫通，洞悉此中生、圓次第的緣起理事法則。

農曆歲次戊辰年（西元一九八八年），為禪林開山及多年的奔波與人事壓力，致積勞成疾，抱病主持禪林動土大典，於八月份赴港向 懷師問候請安，老師慈悲關心我的健康，特為傳授準提法門心月輪觀口訣：「心月孤懸，氣吞萬象」，彼時我頗能心領神會此大圓鏡智的般若意境，獲得以心印心的妙樂，古人言：「得訣歸來好修行」，確實如此，回到台北時，一臉烏黑的面孔，已轉為清華紅潤，道友們皆讚歎的說：「佛法實在不可思議」。

此時我更能體會準提法門於三密相應，及生、圓修證次第的可貴。所謂三密相應，身密結印、十指連心，結手印益於收攝身心；口密念咒，咒語總持（陀羅尼）法界，由口誦耳聞，耳通氣海，即生起次第與四大變化的初步關鍵；

意密觀想，觀想四大變化，總歸於心月輪觀，此一心月輪觀，即是生理、心理、生起次第、圓滿次第的總媒介，見地、修證的交融處，法、報、化三身成就的總關鍵。

此次關期中，初獲觀音法門啓蒙，再迴觀返照五臟六腑種種變化，深深體會中醫所說五行生剋之理。中醫於療法，自古以來有二派的不同說法，一派認為五行皆歸中宮戊己土，主張以治療脾胃為主，脾胃正常，如母健子強，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普獲營養能源之滋潤，病體已可恢復大半。一派主張固腎為主，認為腎水充沛，滋潤肝木，當可濾毒清血，則心火溫和、脾胃暢通，充分吸收營養，則肺金旺盛，體力充盈，如此週而復始，百病皆除。兩派說法，各執其端，以佛法「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法眼看來，兩派學說都落於生理學、物理學上的偏計所執，堪能治標，不能治本。不知生理、物理現象變化的背後還有一隻看不到、摸不清的手（心、意、識）在操縱著，好比一個人隨著情緒「喜、怒、哀、樂、憂、悔」等的起伏變化，心臟跳動隨著快慢不一，念動氣動，氣動念動，如何找到這惡性循環的根源，能控制它、調服得了它，才是一個正本清源的根本解決之道。

禪宗祖師雖說心臟是個「肉團心」，分別意識是個「虛妄心」，然而「清淨真心」何在？解鈴人還需繫鈴人，必須透過對於「苦集」的觀察，瞭解由虛

妄心（心理現象）與肉團心（生理現象）所交織形成的生命緣起（業感緣起），即佛陀所開示的「十二緣起」於其生滅現象中，尋出一條歸源於「滅、道」的菩提大道，才能獲得真、善、美的解脫生命。

懷師所傳準提法門修持儀軌上，其中最為關鍵性的，莫過於心月輪觀，如：

「觀想自身為透明琉璃體，毫無雜垢（觀想的初步，必然是意識心、虛妄心），內空心中，生起八葉蓮花、紅色無根，蓮花上現一滿月輪，月輪上現字輪……。」

肉團心八瓣形成，以紅色無根之八葉蓮花象徵它。但是，儀軌上不說它就是肉團心，妙就妙在這個地方，是一個大關鍵，也是一個大話頭。此處即是虛妄心、肉團心、涅槃妙心交融所在，不即不離，非一非異（身心變化、轉化、關鍵於此），妙用無窮，苟能具足般若正觀返照，其修證效果不可想像，唯有身歷其境，仔細參究，方堪深入體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誠然「心月孤懸、氣吞萬象」而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了。

十一、般舟三昧 精進加行

從二月十九日入關起，至四月三十日的行持方式，概以坐禪為主，經行為輔。四月二十五日以後，應加功精進的需要，改以經行般舟法門為主，少許靜坐為輔。

我之所以喜歡行持般舟法門，與幼時出生環境有關係，祖先世代務農，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奮簡樸的農家生活，於挑、扛、砍、挖、耕、鋤、犁田、整地、灌溉、插秧、除草、施肥、收割……。樣樣都需粗壯體力，才能勝任操勞，因此，一身筋骨練得孔武有力，粗臂健腿，寬肩硬掌，一副莊稼漢鄉巴佬的模樣。出家之後，每為此堅固四大所苦，不堪靜坐，五分鐘、十分鐘必定冷汗熱汗直冒，筋骨暴痛不已。於同淨蘭若時期，聽日常（真因）法師與惟覺（知安）法師於放香閒談中，提及經行般舟法門當可速消業障。民國六十三年，懷師於佛光大悲殿主持禪七期間，也提及有關般舟三昧之修持。不需要靜坐熬腿，頗符合我這個鄉巴佬的胃口，就這樣習於行持般舟法門，及形成日後多次閉般舟三昧關的增上緣了。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從民國六十五年暑假開始，於新店同淨蘭若關期起，歷經佛光山四次閉關、台北松山許氏菩薩及十方台北道場二樓小禪堂，前後七次關期，外在行持以經行般舟法門調伏此四大色身，內在則以般若正觀為主修，間或念佛、觀音，有時以白骨禪觀、安般守意對治之。累積多次閉關經驗，雖吃盡苦頭，卻也獲得不少受用，曉得般舟法門對於解開業報身結習、暢通經絡氣脈，有它獨到功能，修行必須做到脫胎換骨，變化氣質，才能談得上真正的受用，若是一天到晚病兮兮、苦苦惱惱，說它智慧多高，禪定功夫多深，實是欺人之談。

名著小說《封神榜》，儘管它是一部古代歷史的神奇小說，其中描述「哪吒太子，腳踏風火輪」，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蓮花化身，卻是行家之作，有關修證功夫、脫胎換骨的一個實際境界。行持般舟三昧到了相當火候，也可以到達這種功夫境界。此次關期，於行持般舟法門的實際心得，我曾經寫了一首詩，藉以表達修證過程中的艱難與受用，及其所引發的悲願與回向等：

足踏風火脈輪開 三身四智悲願來

步步辛酸血淚行 化生蓮花滿四海

兩條腿子在我們生命中扮演著非常重要角色，道家所謂：「精從腳底生」

，關係著五臟六腑、健康與否，與它都有密切關連。何以從腳踏風火輪中，可以淨化生命最原始的增上緣——父精母血？由父精蛻變成肉體上的骨骼而遍於四肢百骸；由母血蛻變成血肉五臟六腑神經系統。何以達到蓮花化生？這些都是大問題、大話頭，須仔細參究，方有入處。

中國醫學傳統，向來有男主氣、女主血的說法，男人氣旺血弱，而有陽剛之氣；女人血旺氣虛，而有陰柔之美。另有左氣、右血的說法，形成了男左、女右的附和，因此，命理學、堪輿學、星相學也都依此推演。算八字的，於乾命、坤命，必依男順推，女逆推的推算法。看手相的，一定遵守男主左掌，右掌爲輔，女主右掌，左掌爲輔的法則。這些命理的说法，也只能瞭解生命緣起的所以然，而非必然，相由心生故，偶而參考則可，過份執著，必落於宿命論中之常見、斷見，信口開河，邪命自活，必招惡果，吃這一碗飯的道友們，實須誠慎之！

中醫學說，於肉體五臟六腑的生化依存關係，安上五行生剋之說，公認五行皆歸中宮戊己土（脾胃），由胃土生肺金，肺金生腎水，形成了左脈，而以氣爲主，涵蓋了消化系統（胃腸等）、荷爾蒙系統（腎臟等）；由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形成了右脈，而以血爲主，即是熱能系統。密宗三脈七輪的說法，認爲左白（氣）右紅（血）中藍，大體不出中醫學說的範疇。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經行般舟三昧，日以繼夜，兩腳精進輪踏不已，兩腳關連著左氣右血，即是左脈右脈所在處，如此雙運，風火同發，氣血同調，如此生生不已，生化無間，隨著功夫純熟，先是三花聚頂，三花是術語，實即左、右、中三脈同時匯集於頂輪稱之。由於發動左右風火輪，必然觸動中脈風輪主穴——臍輪（中醫學稱為氣海或命門）及火輪主穴——心脈輪（肉團心），向下開發海底輪（中醫稱為會陰穴），向上貫通喉輪、眉間輪，最後匯集於頂輪。隨著三脈的暢通，必然引發旁脈支流，遍及全身，氣血暢通遍於四肢百骸、五臟六腑，到了相當火候精純，才可能出現所謂的「五氣朝元」，即五臟六腑皆歸於暢通溫潤、氣化，甚至到達忘身渾然的境界，這時才能體會所謂「蓮花（清淨）化身（意生身）」的不可思議解脫境界了。

十三、脈輪暢開 三花聚頂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擇法覺支），於四月二十五日午時起，正式開始起香，加行般舟三昧法門的精進行持。因為已有前面的定慧理事基礎，及累積九次閉關經驗，到了這個地步，信心十足，集合見、修、行、證的意境，寫了一首詩，做為自我勉勵：

一行三千無量國 時觀緣起了無我

悲願三大與四大 四生九有同證果

應行持般舟法門的需要，把作息時間表重新擬訂，與二月二十二日所訂的恰好相反，改為每支香經行二個小時，禪坐一個小時，每日專修七支香，休息一支香，如此周而復始，精進行持。

四月二十九日，護關者有事面談，發現自己的喉輪暢通無阻，中氣十足，句句音聲從丹田中湧出，語句清晰、深沈有力。

五月初一，深夜子時於臥養中，心脈輪忽然大湧發，如觸雷電，全身抽動震撼，初時有些惶恐，隨後想起 懷師曾經提及心脈輪於將通未通的現象，頓

時放鬆觀空，坦然不著應之，漸得平息，又過了一關。隨著心輪開發，經行時，由每支香兩個小時，一躍為五個小時一支香，禪坐仍然保持一個小時。

五月初四申時（下午三時至五時半），左腰二十多年來的暗疾，於經行中忽然大抽動，非常難受，過了一些時候，左腳從底心湧起一股氣流，通過暗疾所在，繼續向上暢發。這個時候，右腳也同時冒出一股氣流，沿著小腿、大腿而上，通過肝臟，持續往上竄發，兩股氣流再通過頸部的兩管大動脈，持續往上通過了上下牙床骨架的關節所在，一路向上湧發，再經過耳根、眼根，最後匯集於頂門，舒暢不可言喻。氣流通暢至頭頸之間，另分出兩股支流，傍通法令紋，上達鼻孔準頭的兩傍，初時兩道法令紋發癢劇烈，慢慢轉為清涼，原來不太明顯的法令紋，變得深透有力，日積月累，到了接近出關時刻，兩道法令紋似有往下會合於下顎，而形成一圓滿相。

隨著左右脈的開暢，兩條腿子，從腳掌、腳掌關節、小腿、膝蓋、大腿、大腿關節、筋、皮、骨，原先容易疼痛的地方，痛苦減輕大半，變得輕靈多了。由於親自經驗，身歷其境，乃肯定兩條腿子就是左右脈的大關鍵，與中脈的臍輪、心輪，形成主從不可或分的奧秘，它蘊藏著生命中不容易讓人發現的許多秘密，與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全身神經系統，構成一個整體性的生命網線。此身誠然是一個小宇宙。

五月初五端午節，於辰巳交會之際（晨間八、九點），兩腿左右脈再度大湧發，兩股氣流上升通過大腿關節後，似乎各生出一股支流匯入於中脈臍輪處，於此交流匯聚，形成一股龐大主流，沿著背脊骨向上湧發，三股氣流如蒸氣般，亦如泉湧，由下往上，匯集於頂輪，如同香雲蓋，海會雲來集，全身輕安舒暢，整個人好像要飛起一般。此時三股脈輪似乎互相交流湧發，亦各生出許多支流互相交通，遍於全身各處，千變萬化，一時觀照不了那麼微細，但察其主流顯處，傍支細流，隨它們自由竄發，懶得理會它們了。這些現象於民國六十五底、六十六年初的第二次閉關中，即有數次經驗，事隔十三、四年再度會遇久違的老朋友，喜悅無量，欣慶喜相逢。這種現象，我忽然想起與古人於修證功夫上所說的「三花聚頂」頗為相似，但取其真，借用其名，姑妄稱它為「三花聚頂」吧！

乘著三花聚頂之功，一口氣經行了十二個小時，也是一件快慰的事。

此次關期中，以眼識返觀觀自性的般若正觀融合於準提法門心月輪觀，依此觀照，正好啓發暢通中脈火輪主穴——心脈輪。由耳門返聞聞自性的圓照三昧匯合般若正觀，聯合開發暢通了中脈風輪主穴——臍輪（氣海、命門）。由般若三昧法門，鼓發風火輪，暢通左右脈（或可說：左脈觸通臍輪，右脈觸通心輪，聯合暢通中脈七輪），因此，上、中、下三丹田齊引，左、中、右三脈同發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見、修、行、證輾轉增上，展露了菩提大道曙光。當願不以得少爲足，應以諸佛菩薩「萬德莊嚴」爲目標，「嚴土熟生」爲行願，以穩健、精進的步伐，邁向清淨圓滿的菩提大道，才是佛子純正本份。

十四、苦難當頭 悲願奮發

古詩：「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人世間的煩惱苦難林林總總，歸納起來，大體不出三種，閉關專修，也不能例外：一、身苦，屬於生理（六根）之苦，必須務實修證功夫，以「禪定波羅密」才能解脫它，證得圓滿報身。二、心苦，屬於心理（六識）之苦，必須端正知見，以「般若波羅密」才能溶化它，證得清淨法身。三、境苦，屬於人事環境（六塵）之苦，必須廣行悲願，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波羅密」才能淨化它，證得千百億化身。

佛陀把人世間的痛苦，歸納為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此四苦，即是身苦；求不得苦，即是心苦；愛別離、怨憎會，即是人事環境的痛苦。五陰熾盛苦，遍於身、心、境之苦。總而言之，人生痛苦，實際不出此三苦，從演繹法上，則可推演為四諦苦、五蘊苦、十二緣起苦、十八界苦……。

佛陀成道之初，於鹿野苑度五比丘，轉四聖諦「苦、集、滅、道」法輪，正是開示一切衆生，離苦（難）得（安）樂的不二法則。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般若心經》開示離苦得樂的修證法門，也離不開上述的歸納、演繹法則，經文：「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解脫五蘊苦）……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解脫十八界苦，即身、心、境三苦的演繹），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解脫十二緣起苦），無苦、集、滅、道（解脫四諦苦……）」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人生的痛苦，不管是千苦與萬苦；解脫的方法，不管是千經與萬論，總而言之，世出世間法，有所成就者，其生命旅程「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華撲鼻香（黃蘗大師偈句）」實是至理名言，所謂「苦難不深，誓願不堅，及至後來，成就有限」。

閉關專修，在見地智慧資糧，需具備自我疏解、自我化導的能力才有資格，所以禪門有一句名言：「不破本參不住山，不破重關不閉關」，這說明了上山住茅蓬及閉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相當的條件，不但徒勞無功，有時招來許多魔境，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輕微者，退失道心，嚴重者，發神經喪失性命。這種例子，我親身眼見耳聞不知有多少。十方叢林書院初辦時，有兩位比丘不耐書院上課的刻板，入學不久即退學上山住茅蓬，想盡辦法募

化，等茅蓬造好了，經不起寂寞，茅蓬賣掉，人也還俗了。住茅蓬尚且如此，閉關就更爲嚴重。千千萬萬的修行者，能有幾人真正洞悉「魔由心造，妖由人興」，知此者，問題大概已解決大半，甚至全部了，正是《心經》所示的：「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閉關行者，在福德資糧上，也需具備大悲願力。修證過程中，除了身心現象千變萬化，疑難重重，周圍的人事環境也會不斷的考驗、折磨，此時猶需一股悲切的願力，鞭策自己、開發自己，使自己不因苦難、不因迷茫而退失初衷，反而愈挫愈勇，要有不達目標誓不罷休，誠如古德所說：「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的心胸器度，方堪辦道。在痛苦折磨中，對治的辦法，有時即景寫一、二首應機的詩偈來鞭策自己，提提自己的精神願力。如：

山重路遙不知歸 祈念觀音性乃回
佛子責任千百般 苦難重重亦不悔

前面幾首詩偈，也都在這種心境下，靈感應機而產生，頗具效力，把它唸上幾遍，似乎通體清涼，精神意志也都振奮起來了。去年於新竹峨眉道場的第九次關期中，是我歷次閉關中受人事折磨，種種苦難最多、最嚴重的一次，在這種人事波折、苦難衝擊之下，我爲創建禪林、協助正教、宏揚正法的信念行

願更趨成熟具體，乃有創建十方禪林之「三大目標」與「四大宗旨」的展現，尚有具體而微的「八大實踐中心」的計劃，這些理念都應禪林的人事環境，台灣的變化，中國大陸六四事件的引發，整個世界文化潮流的需要，而素描出一幅可實踐的理想藍圖，當願隨著自己於見、修、行、證輾轉趨向圓滿，而能一一實踐完成它。

「三大目標」：

- 一、禪林基礎建立於寶島
- 二、協助正教光明（重光）於神州
- 三、宏揚正法普及於寰宇

出家以來，冥冥中受太虛大師悲願精神所感召，其「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關心佛陀正法，拯救中國佛教，推展世界佛教的理想，實現人間（生）佛教、人間淨土的大弘誓願，在在感人肺腑，我願意在太虛大師菩薩慈悲願力呼喚下，學習、追隨、完成他老人家生前未竟的願力與事業。

「四大宗旨（依見、修、行、證而訂）」：

- 一、端正知見為生命（時代）創新機——辦學院育賢才。
- 二、務實修證為佛教續正脈——建禪林納海眾。
- 三、廣行悲願為眾生成福田——興慈善立文教。

四、善了緣起入法界證佛道——正法明眞善美。

「八大實踐中心」：（詳見十方雜誌八卷六期）

一、見地教學中心

二、修證禪觀中心

三、行願社教中心

四、行政管理中心

五、工巧生產中心

六、靜修療養中心

七、慈善福利中心

八、隨衆安息中心

確定了遠大、正確的目標與宗旨之後，必須透過具體的八大實踐中心爲基礎，才能逐漸完成近程、中程、遠程，由寶島、大陸，乃至世界的行願實踐，一切心願若沒有具體行動的實踐，總是空中樓閣，但本著爲正法、爲正教、爲時代、爲衆生、付諸於自利利他，嚴土熟生的實際行願，回向：「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的初衷。有了這些悲切心願，那怕受再大的苦難，也心甘情願。稱、譏、毀、譽毋須掛在心頭，更不需到處訴苦申冤，但問問青天白雲與吾心，思之省之，足夠了。

道人知月勝詩家

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十五、六祖接引 捨妄歸真 出家參學 誓振宗風

我的學佛因緣，肇始於民國五十八年五、六月間，那是我服兵役期間的第三年，一日偶然翻閱中央日報，於副刊中看到了錢穆教授與旅日學者楊鴻飛居士（原是圓明法師）互相論辯「六祖壇經的真偽問題」，讓我大為驚訝，佛法禪宗有如此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生命哲理！特別託在台北工作的四弟，從四維出版社買了一本丁福保居士所箋註的《六祖壇經》，讀至「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觸動了我的生命源流，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曉得這才是我的生命歸宿——真正歸依處。一口氣把整本《壇經》看完，頗有似曾相識，相見恨晚的感慨了。至此，於行住坐卧間時常迴觀返照，跳箱踏板上，鋼筋水泥造的水塔上，都是我的靜坐場所，出操運動、行軍勞作、站衛兵時，每能禪觀自照，在無人指導之下，自己試著盤腿禪坐，不到五分鐘、十分鐘，雙腿筋骨已是暴痛難熬，只好改為交叉坐，有時抬頭看看天上明月，期望著自己的生命，如同月亮般的清淨、明亮、圓滿，這是初嚐禪悅法喜的種種心境。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在部隊中，經由一位老士官的介紹，到台中慈明寺歸依 聖印法師，那時是二十三歲，向師稟告：「希望退伍以後，能夠到慈明寺依止師父剃度出家。」師父非常高興，特為我一個人擇日舉行了隆重的皈依典禮，我也隨著法師們學習唱讚，歡喜不已。

民國五十九年，大概是二月八日或二月十五日（正好農曆臘月除夕）服滿三年兵役，並沒有想到馬上出家，先考上中興紡織廠第三廠（位於新竹湖口長安）應徵為第一期技術人員，編入筒子機部門，負責機器維修工作，於裝機期間，默默踏實於本份工作，在一起工作的都是青年男女同事，很少與他們搭訕閒談，同事們每笑為：「柳哥（俗姓柳）大概是柳下惠的後代吧！」頗為股長、課長的賞識，每次調升薪水都有我的份，同事們的嫉妒眼紅，我也有些難過。事實上，我並不以此為榮，相反的，每次領薪水時，望著薪水袋發呆：「難道我這一生就是為你所埋沒？」

在中興紡織廠任職期間，我唯一心靈的寄託歸依——靜坐禪觀。有一次在宿舍休息，思索《壇經》義理，忽然不見身心世界，初現空相，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驚嚇中消失了空相，又回到這個眼耳鼻舌身意的現實世界。此時我有所覺醒，該是離職邁向菩提大道的時候了。

這個時候，廠方已把我列為晉升股長的名額，課長非常失望的說：「我一

直想提拔你，想不到你半途離職了。」我也不向他說明出家的心意，免得一番勸阻種種，只好方便妄語：「非常感謝課長的提拔與愛護，實在抱歉，因為我大哥的鐵工廠實在需要人手幫忙。」就這樣離開一帆風順工作十個月、桃花乍開的環境了。

民國六十年初，回到台中慈明寺幫忙師父校對「慈明雜誌」、繕寫整理文件等，隨侍師父的外出宏法。初時我對日本佛教泛起一股嚮往，希望到日本讀完佛教大學，再回到台灣出家，頗有走現代佛教學術研究路線，及從事現代佛教的文化、教育、慈善等工作之想法，後來從一些佛學著作及自己喜歡禪觀，直下承當的慧力善根，曉得這個路線並不適合自己。

一日在寮房中習誦大悲咒，忽然空相又現前，身心與咒語融合為一，時間、空間、感覺、知覺頓時溶化，頗有一切從此法界流，一切還歸此法界，身心一片喜悅，再度觸發初閱壇經時的種種心願：「禪宗這麼好，希望將來能夠找到一位真正的禪師依止剃度，修證有成之後，好好振興禪宗宗風。」誰是禪師？禪師那裡有？對於一個孤陋寡聞初入佛門的行者，當然辦不到，況且機遇與緣份，往往是三世因果所形，所謂「無緣對面不相識，有緣千里來相會」這是古人的一句名言，也說明了機緣純屬可遇不可求，正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剛回到慈明寺時，師父以爲我要回來履行歸依時的諾言，我則說：「再自我觀察一段時間，同時進一步瞭解現階段的佛教、周圍的環境」。我之所以不敢冒然落髮剃度，一則考慮自己的性向志趣，能否與此地的人事環境形成水乳交融？二則考慮我應走傳統的路線，還是走現代化的佛教路線？在沒有弄清楚之前，豈可自己開玩笑、鬧兒戲。在慈明寺服務了三個多月，大體已確定了我的修學方針，應先走傳統路線，把自己的知見弄清楚之後，進一步於禪定修證功夫，身心獲得轉化、淨化、受用之後，才能談得上利他的行願事業。也就是先有傳統的基礎，爾後再融合現代。結論確定，只好向師告罪、告假了。

六十年五月份，經道友的介紹，來到南投水里蓮因寺，親近戒律莊嚴的鐵雲老法師。鐵公主修淨土，密法律學爲輔，有時也爲住衆講解唯識等，親近了二十多天，機緣不相契，於五月底六月初北上新店同淨蘭若，被蘭若的風範吸引住了，建築簡樸，人事單純，尤其仁公上人流露出那種剛毅、嚴謹、慈和、自然的語氣威儀，深受感動，人的緣份往往不需要開口，從無形的心電感應，大概可以確定了，承蒙師父的慈悲，特爲開講《發菩提心論》，聽講者有信謙、日常、惟覺三位法師及我四人，於農曆九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依廣善上人、仁俊上人爲剃度師，終於得償宿願落髮出家了。

廣善師父中年出家，頗有湖南人嫉惡如仇的脾氣，爲人熱情，任事承擔盡

忠職守，因果分明，爲印順長老、道安長老所器重，歷任慧日講堂、松山寺監院、同淨蘭若、福嚴精舍住持，老人待我非常慈和，喜飲好茶，每日泡茶，總有我的份，待我如同慈母般的溫潤。仁俊師父如同嚴父，平常雖少言談，無形的身教，卻如熏香，日積月累，師父的精神氣象似乎灌入了我的整個身心，出家後不久，懺公來台北時順便來看我，讚歎的說：「從智師出家後，整個人的氣質都變了。」（同淨蘭若修學種種受益，將來有機會再詳細描述）

同淨蘭若自修一年多期間，受兩位師父慈和嚴謹的關照熏陶，又有亦師亦友的日常、惟覺法師的開導，還有師兄信謙法師的愛護，使我蒙益不淺。在這段時期，我翻閱了太虛大師全集，從太虛大師自傳文集裡，如觸電般的受到精神感召，我對整個佛法有了綱要性的認識，受太虛大師啓蒙不少，尤其大師依三法印而歸納統攝了整個佛法爲三大系，即：諸法無我的法性空慧系；諸行無常的法相唯識系；涅槃寂靜的法界圓覺系（詳見第十八篇——太虛大師、普賢行願）。我也看了印順長老的《妙雲集》，他老人家也依三法印做了不同見解的三大論（同見第十八篇），他們師生間不同的見解，誰是誰非，似乎隱藏了許多嚴重問題，正趨於醞釀擴大中呢！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間，仁俊師父與日常法師應美國佛教會之聘赴美宏法，我也到了南部佛光山就讀東方佛教學院男衆部高級班。年底受三壇大戒於屏東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東山寺。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份，佛光山創辦「叢林大學」，應試再躍升為叢大學員，正式邁入了佛學院修學的階段中。

十六、十次掩關 捫心省思

我在佛光山就讀叢大期間，每當課餘、自修時間，經常獨自行持般舟法門，參加了老師主持的禪七，種種因緣累積與形成，似乎覺得有閉關專修的必要，這些都還是近因近緣。最主要的因緣，應該首推《壇經》給予最原始最直接的禪觀啟發，它讓我嚮往著山林中獨自禪觀專修，如佛陀於苦行林菩提樹下的禪思般，苦行頭陀獨來獨往，到處雲遊行腳，禪和子的飄逸逍遙，常想著，出家丈夫當有如此放下自在的氣魄，嚮往歸嚮往，冥冥中種種因緣際遇都無法達成這個願望。學院教室裡課堂上，我並不太熱衷，也等於是我的禪堂，打我的坐，隨緣聽聽，聽其大要而已，功課不太好，但也不差，學院的愛護，領獎學金經常也有我的份。讀書不求甚解，記憶力差，理解倒還差強人意。下課休息時間是我的天堂，喜歡獨自經行，不喜與人搭訕閒聊，學院小沙彌時以老修行稱之。上完學院第一個學期，有一股上山住茅蓬的念頭，後來還是被仁公師父由美來函給勸住，提示：「既來之則安之」，這一安安了七個年頭。願力不可思議，雖無緣上山住茅蓬，卻有著更密集、更上一層樓、更殊勝的閉關緣份

，一次又一次，經驗再經驗，從民國六十五年第一次起，至今年（民國七十九年），前後十四、五年間，閉了十次關，這不能不感謝三寶諸佛菩薩的加持，諸大善知識給予物質、精神上種種的支持協助。

民國六十五年暑假，徵得常住的同意，擬於同淨蘭若大殿行持般舟關，入關前特至國際學舍對面三樓老古舊址暨東西精華協會 懷師辦公室請教，懷師一招手：「你們全部過來聽法師問法」，所有男女職員約七、八人一齊圍過來，鄉下長大的我，生性木訥、內向害羞，心中有些膽怯不安，懷師舉一些公案徵問，我竟啞口無言以對，懷師歎氣：「可惜這些你都用不上，好好念念觀世音菩薩聖號，祈求菩薩加被，大殿裡多吊一些繩索，以備休息之用，好好用功，不要讓釋迦牟尼佛丟人。」就這樣開始了第一次閉般舟關的行持，後來因條件的不具足，約十天左右即中斷了，留下一個徬徨失望的回憶。

到民國六十五年底，學院又放寒假了，想起暑假專修種種條件的不具足，頗多惆悵難過，遂鼓起勇氣向院長 星雲大師請求給予閉關的成就，想不到院長心量廣大，慈悲的胸懷，馬上答應請求，並指示：「你先擬好作息時間表給我看看。」院長指定佛光精舍做為閉關場所。累積多年來想住茅蓬、閉關的信念終於實現了，經過上次的挫折，曉得閉關條件殊為不易，非常的珍惜，激起了高度的宗教情操，銳不可擋，滿懷剋期取證的信念。在飲食方面，出家多年

來培養成過午不食的習慣，入關之初，又取消了早餐，午餐由二碗飯減爲一碗，約一個星期左右完全停送飲食，由自己沖泡奶粉略爲解飢。到了第七、八天，臍輪氣脈即開始發動，很快的引發左行氣、右行氣、下行氣、中行氣、上行氣，千變萬化，雖吃盡了苦頭，也深深體驗生命的奧秘，引發了身心種種特殊感應（詳見佛光山覺世雜誌第二期——我如何習修般若三昧及人文世界雜誌七卷二期——參學來函），出關後整個人的氣質確有脫胎換骨的改造，可惜請教無門，自己在飲食方面又不加以節制，關期中所受的飢寒，出關後反常的大吃特吃，不到一個月，整個人又漸漸的粗重不安。此次關期，在宗教情操、意志力方面，我給自己評分：百分之百。以後的關期再無超過它者，但於見地認識尚未具足，形成暴進暴退，殊爲可惜，倘得明眼善知識及時指導，於定慧方面的進境，應是不可思議的。

第三次關期，大體如第八節「靈感觀音，一葉知秋」文中所述。

第四次關期，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份起，改在東山男衆部繼續行持。進行差不多一個月，接獲懷師來函，要我請假北上，找場地做爲授課兼打七之用，原擬洽借同淨蘭若大殿舉行，後來還是徵得院長慈悲同意，借得佛光山於台北松江路鼎基大廈十二樓新成立的佛光別院，老師於此講授了三個月「融會顯密圓通修證次第」（現在老古所出版的《如何修證佛法》即是當時的授課講記）

。聽了三個月的修證課程，於聞思修的薰陶，似乎開竅了不少。

第五次關期，於民國六十七年七、八月間，在同一個關房繼續專修。此時的用功，雖沒有第二次關期中種種身心的感應，在見地慧思方面卻如泉湧，每不到半個月即寫滿一本日記，經常來回郵寄於台北——高雄，受懷師的批示，可惜這些日記，被一位同學當做廢紙給賣掉，及至後來，老師擬把它集印成書，已無下落可尋了。

老師於民國六十五年起，至六十八年在台北大都市裡閉了三年關，對於在南部閉關的我，百般呵護，於民國六十七年中秋節，不顧自己也在閉關中，特地方便出關，冒著南台灣大炎熱的天氣，在老師的公子一鵬世兄及李慈雄道友、陳世志道友的陪同之下，親至佛光山關房接引面授機宜，使我於見、修定慧資糧漸積深厚，大有日進千里之概（詳見人文世界雜誌八卷六期——明月在山）。

後來亦師亦友的日常法師由美返台，經我介紹得以一同親近老師，也蒙院長慈允，在我的關房隔壁，也開始閉關。佛光山弟子慧淨法師經大師的允許，也在日常法師對面的套房閉關，引起了佛光山一股閉關風氣。老師關心我們兩人的修證功夫，特別來函吩咐北上，於老師的關房講授《禪秘要法經（白骨禪觀）》，約十天左右又回到關房繼續用功。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美斷交，整個台灣人心惶惶，彼時又接獲老師來函，大意為盱衡整個國際情勢，為挽救人類文化命運，將講授一系列的課程。同日常法師一起向院長告假辭行，院長依然慈悲叮嚀：「關房保留在那裡，隨時可以回來閉關」。我於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高級部受教一年、叢大四年，至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份整個學業已告一段落，正式被院長指派為男眾部糾察，學期中與寒暑假，互為福慧雙修，大師如此慈悲成全，每讓我感激難以忘懷。回憶十次閉關，環境最獨立、最不受干擾、受到照顧最多，要算佛光山四次的閉關，於見地、修證、行願都奠定了相當基礎。我是個木訥剛毅型的性格，平常嚴肅不苟言笑，非常的擇善固執，但在大眾中也頗能隨和融洽，所以宏意學長每笑我：「從智法師是一個多重性格的人，籃球場上正是他的照妖鏡。」一到籃球場上，拋開了一切，蹦蹦跳跳，如生龍活虎般，這也是受到佛光山開放、融洽、隨和的風氣所熏陶。到了今天，我步隨太虛大師、星雲大師之後，將自己整個身心奉獻給三寶，於宏法利生、建禪林、辦學院、興慈善、立文教、實修證，融合了見修行證，奠定了行願三大目標，捫心省思，我並沒有辜負大師一番的照顧、栽培，對於歸依師父——聖印上人，兩位剃度恩師——廣善上人、仁俊上人亦然。只要能實際奉獻三寶弘法利生，而不拘泥於非得在身邊辦事，才稱為感恩。親近兩位剃度恩師、院長星雲大師，及親授法乳的懷師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實在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描述，將來如有機緣或撰專書迴向感念之。

民國六十八年一月三日，終於告別了七年來蒙受恩惠如山高海深般的學院及全體師友，爲了繼續參學，爲了崇高的理想，不得不告別母校了。來到台北，數日之間在老師威德召感下，於毗鄰老古，三段二十七號六樓，成立了「大乘學舍」。一月十三日，一心想親近懷師的覺蓮師、寶生師、慧定師也都相繼來到，至此，老師開始有在家出家等常隨衆，有固定的弘法道場，白天由我當維那，與大眾一起禪坐共修，與會者常有大將軍、大法官、大學者，乃至販夫走卒都有，懷師經常來巡，糾正姿勢，開示用法要等（詳見十方雜誌七卷六期——十方禪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民國六十八年暑期，我於松山許氏茅蓬，再做爲期二、三個月的方便閉關，晚上還是照常來學舍佈置場地、聽課等，此種靜修方式，倒也蠻自在可意。

民國七十一年，十方叢林書院成立將近兩年，身任監院兼總務主任，又需要負責學生的生活管理，並由老師指定擔任「知見雜誌社」社長，從經費募集及一般事務都親自學習，常騎著自行車奔走於打字行、製版廠、內文印刷廠、封面印刷廠、裝訂廠……集事務、法務於一身，搞得身心也夠疲累，於四、五月間，經老師的同意，於二樓小禪堂又進行第七次的閉關。由懷師親自領入關房佛堂禮佛，同學們在旁引禮唱讚觀禮，於禮佛時，得師現量加持，再現空相

，歡喜踴躍不已。在這種身兼數職之下，勉強卸下責任，而做三個月的短期靜修，不難想像其中後遺人事種種壓力紛擾，關期中除了身心苦難，更要加倍於人事的煎熬折磨，再無法像過去學僧清衆身份的清閒安逸了。有一天，懷師入到關房痛罵指責，彼時空相又現前，實乃老師不可思議現量加持力所致，頗有於棒喝呵責間飲甘露之慨。老師臨出關房之前吩咐：「能定多久，就讓它定多久，外界變化一概不管。」這一次關期中的人事變化，似乎已註定了十方叢林書院及我一生弘法事業種種命運了。關期中由師的吩咐把「知見雜誌」移交給朱文光博士辦理，另外籌辦「十方雜誌」，在師的安排下，展開了新機運。在關期中沒有聽清楚老師的吩咐，於一個人事變化場合裡，差點過不了關，至今回憶起來愧疚不已。

第八次關期，於民國七十五年暑期中進行。老師於七十四年七月五日起美弘法，在老師出國前，約於七十三年（甲子年），即有種種隱隱約約暗示出國徵兆，在一次集會裡我起身發言：「老師！您從前門離開，我就從後門溜」。老師出國了，責任所在，我不但不能溜，更是獨挑十方禪林開山、峨眉書院辦學的責任，這也正是自己發願所在，發了願豈可不兌現？就這樣，以一個人情世故不通達的鄉巴佬（老師經常與道友閒談時，明貶暗褒的說：「我來台灣幾十年，從不正式與佛教界出家人來往，就是上了從智師這個鄉巴佬的當」，事

實上，一個出家衆親近一位白衣，這是佛教界所忌諱的，沒有相當勇氣與認識，乃至老師慈悲百般呵護，及宿世緣份，那是很難形成的，帶領一批半生不熟的執事學生，承受著四面八方來的風雨波浪，其間所受的曲折，除了懷師能夠體諒、默默呵護之外，其他道友及外界的責難，亦都隨緣隨他了。在這種人事、經費拮据艱難中，我毅然下定決心把自己關在台北道場十二樓寮房裡，主修準提法門三個月，其間動心忍性，恍如熱油鍋上的螞蟻，惟有迴觀返照，才得清涼處，這就是處於日日難過日日過的最大本錢，也是我保身立命的「不二法門」。

第九次關期，於去年（民國七十八年）赴大陸參訪考察歸來，農曆四月十八日起香。在入關的前一個晚上，電話向老師報告即將起香，老師在電話中長歎一聲：「可以嗎？行嗎？」似乎預知我的關期中，將有一連串的問題即將來臨。此次關期，人事動盪變化，每讓我煩憂困擾不已，禪林開山、土地購買、工地進行、庭園設計、禪林書院人事……在在都圍繞著一些問題，接二連三讓我於關中不得安寧。開山寮庭園設計不合工地的意見，最後只好由我親自動筆草擬，總算把它完成，還有全山規劃也都要自己先有一些理念構思，建築師才能依此而進行設計規劃，因此，於靜坐中的觀想，把全山硬體軟體構思完成，擬定了三大目標、四大宗旨與九大實踐中心的計劃。去年中國大陸有六四天安

門事件的苦難震撼，在我個人及十方禪林峨眉書院而言，也是一個多災多難、動盪不安的年頭，回想起來頗有驚心動魄之感，在十次關期中，所受的苦難要算這一次最多、最長、最嚴重，在緊要關頭時，還是老師垂護了我。

總結十次關期，把它歸納起來大概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一、修證功夫殊勝時期，第一、二、三次的關期，彼時年輕氣壯，意志高昂，由《壇經》所啓發的禪慧，加上行持般舟三昧對於生理氣脈獨到的功能，致身心感應、修證功夫，在在頗有進境。二、見地慧思特勝時期，第四、五、六次的關期（民國六十七年、六十九年），正式親近老師，蒙受法益，於世出世間法，顯密融通，奠立了相當的基礎。三、行願實務歷練時期，第七、八、九次的關期（民國六十九年、七十九年），正式參與老師的弘法利生，於文教、社教等行願實務工作，身兼數職，倍受鉗錘棒喝，甘露溫潤，親蒙金剛怒目、菩薩低眉，種種呵護，集苦難福慧於一身，也只能以「百感交集，感激涕零」來形容了，歷經大乘學舍、十方叢林書院、中國禪道學術研究班，由蛻變轉型，而確定了十方禪林的根基，隨著老師出國，獨挑重擔，親嚐世間冷暖，人事變化，內憂外患，難題紛飛，處在與逆緣為法侶的境界中，倒也還能愈挫愈勇，未被逆境沈沒吞蝕，實是大幸，這不能不感謝師德恩威並濟，在障礙中給予雪中送炭、及時雨的滋潤，否則亦不堪設想矣！四、見修行證融通兼具時期，在老師慈悲護持，緣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起殊勝下，很幸運的邁入第十次專修旅程，經過五個月的砥礪內斂，終於把出家參學二十年，累積十次禪關經驗，融通顯密，匯集見修行證輾轉增進，漸趨成熟圓潤，苦盡甘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里程，展現出菩提大道的曙光。

十七、太虛大師 普賢行願

佛法妙用圓潤，如珠走盤，處處皆圓，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土社會環境裡，皆能因時因地宏化無礙。倘於身心、人事環境處處發生了矛盾阻礙，不是佛法有問題，而是自己的認識（見地）、發心（行願）、行持（修證功夫）出了問題。佛法既然那麼的圓融妙用，為什麼自己的身體一天到晚病懨懨的？心理情緒不穩定？人事環境不協調，眷屬不圓滿？這就要返觀、深觀自己的業感緣起，必須明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由多生累劫，三世果報所形成的習性根器，自己不能不瞭解。古德向來把佛門人物分成三種類型：喜歡學問知識，偏向教理的研究，稱為義學沙門；喜歡頭陀行持，習定參禪念佛修密，致力於止觀定慧者，統稱為苦行沙門；喜歡應世利衆，隨緣俗務，或行願宏化，統稱為興福沙門。以上三種類型，問問自己是屬於那一類型？或是兼二，或是三者兼具。三類都無者，應生慚愧懺悔，儘速發心。現代的佛教界，自我標榜鳴高者，應先問問自己屬於那一類型？何德何能妄自尊大？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以義學沙門而言，著書立論，發心闡揚教理，原本好事，值得隨喜讚歎，少數者，執起春秋刀筆，裁定佛陀法藏菩薩論典，致由根本法義所敷演面面俱到的無量形式之圓滿佛法面目全非，支離破碎，真令人扼腕歎息不已！殊不知衆生根性，契機爲究竟，方便乃得度，豈可隨意以一宗妄非他宗。

現代的佛學者，往往偏重佛陀所體證的緣起法則，經過緣慮心在筆桿下、兩片嘴唇上播弄著一些佛學知識，炒來炒去，大談「緣起性全，性空緣起」，可惜這是佛陀的境界，而不是一般佛學者憑著嘴皮筆桿所能到達的，古人名言：「說在空中，行在有中。」這一句話很值得我們學佛者深深省思。緣起法則是佛法的見地理趣，當然錯不了，但是不要忽略了佛陀多生累劫所熏習的菩薩悲願種性，他出生的身相、眷屬、環境、地位，展現了圓滿因地，豈屬偶然？青年時期，於武功、世間學問等等都能兼具通達，但是佛陀並沒有被世俗的榮華富貴所淹沒沈迷，有感世間生老病死（諸行無常）的憂苦可悲，遂潛離出家，遍參當代大宗師（砥礪知見），六年苦行，深入四禪八定（修證功夫），外道們所能做到的，佛陀一一實踐到，但不沈迷於禪定喜樂，由宿生所熏習的智慧悲願，曉得此非究竟，知非即捨，於菩提樹下金剛法座（證道），澈見緣起性空，悟入「諸法無我」，圓證「涅槃寂靜」，爾後說法四十九年，度無量衆生（行道）。這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多生累劫乃至今生的見道、修道、證道、行

道，一個非常完整的修學過程，爲後世衆生樹立了一個千古不易的修行楷模。現代學佛者不效法佛陀的參學、修道、證道、行道的實際內涵精神，何以入佛道，獲得真實受用？

《華嚴經入法界品》更是明顯表彰了佛陀於見地、修證、行願的修學次第，襯托了佛陀的大智、大悲、大行的圓滿果海。入法界品裡，以三位大菩薩的特質，代表了入法界品的修學次第所在，文殊菩薩表徵大智，乃見地、緣起法則的理趣導向；善財童子表徵由理趣的導向而邁入修證歷程，其參訪一百一十位善知識，正說明了修學佛法，由理趣而進入一切相、一切行（一百一十位善知識，正表徵了一切相、一切行，由事無礙、理無礙、理事無礙，而到達事事無礙的解脫行），由生疏而趨圓滿，解脫了身、心、人事環境種種憂悲苦惱，實現了自利利他的普賢行；普賢菩薩表徵行願趨入於事事無礙的法界圓覺，圓滿果海。善財童子得文殊菩薩的指示（見地導向），向南方參學（進入修證旅程），初參二位比丘，教導繫念三寶，修習戒定慧三學。德雲比丘，開示念佛法要，繫念一切諸佛境界光明普見法門，建立定慧基礎；次參海雲比丘，教以繫念法寶，善觀十二緣起的生死大海，而入智慧法海；再參善住比丘，教以念佛法要，必須以清淨律儀，才能達到入衆無礙、攝衆無礙。續參彌伽居士，以字輪微妙法義，開示文字般若的妙音解脫門；解脫長者，示以自身顯現實相般

若，見十方佛、十方佛國的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海幢比丘，以自身顯現境界般若，從他的兩足、雙膝、腰間、兩脇、胸間、卍字、背上、肩上、腹部、口中、兩目、眉間、額上、頭上、頂上，示現三十二應化身，廣度無量衆生的普莊嚴清淨解脫門。再參示現三毒教化的善知識，休捨（痴願）優婆夷，以無限的情潮悲願，無量善巧方便利益衆生，得離愛安穩幢解脫門；勝熱婆羅門，示現瞋毒境界，以刀山火聚廣度六道有情，得無盡輪解脫門；無厭足王，示現以殺止殺，嚴刑善政，令一切衆生離惡向善，得如幻解脫門；婆須蜜多女郎，以身示現貪淫境界，令一切與她有緣衆生，永離淫愛苦海，得離欲解脫門；自在優婆夷，示現盛年好色，於一小器中，能滿足普天下衆生的飲食欲望，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綜觀五十三參，可歸納爲菩薩三學、四攝、五明、六度，以三種般若示現此身即道場，此境即道場的本地風光，得大不可思議解脫境界。至於從第三十參的安住地神，到第四十二參的天主光王女，示現爲法身大士，有的佛學者很不以爲然，認爲神話色彩非常濃厚，事實上不需要這麼想，應從女神的象徵意義去思維它，或者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答案。女者，象徵能生（如般若爲諸佛之母的譬喻；神者，顯示所生的境界神奇不可思議，即是能生大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初地以上的菩薩（法身大士）境界，的確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唯有從實踐三學、四攝、五明、六度，輾轉增上，獲得三般若、五般若，

才能與之相應契合，豈是常人以緣慮心所可揣度，以管窺天所能測知的？

善財童子初見文殊菩薩，得其開示指引，象徵著理法界；南方參學，五十三參一百一十位善知識；象徵著於事法界之歷練；參學歸來，再見文殊菩薩，象徵著理事無礙法界；最後見到普賢菩薩，象徵著修學圓滿，而入事事無礙法界。這是修證佛法次第，最圓滿、最透澈的修學指南，也是後學者的一面寶鏡，必得虛心學習，更不可妄加評斷，吹毛求疵，才有相應之處。

近代學佛者少如是修學，好標新立異，致民國以來，佛學思想衆說紛紜，大小乘的問題，出現了佛說非佛說；廟產及教會問題，出現了傳統派與新潮派的對立爭論；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佛教思想，出現了《起信論》、《楞嚴經》與唯識學派的筆戰口爭，最後由太虛大師挺身融會貫通，息諍和事，並依三法印貫攝印度、中國佛教，大小顯密等，爲佛法三大系：法性空慧系、法相唯識系、法界圓覺系。個人以爲若定要將佛法各種類型的表達方法系統化論之，則太虛大師的看法最值後人參考。

印定三藏法寶的三法印，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虛大師秉承其親證現量——毘盧法界，實踐普賢行願海，所以能夠「顯密融通，大小兼容，四海一家，八宗共弘」，直述佛陀本懷，廣行菩薩悲願，依三法印統攝如來法藏、菩薩論典爲「法性空慧系，法相唯識系，法界圓覺系」，由見分的觀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照般若，深觀諸法無我，體證了法性空慧；從相分的境界般若，洞悉諸行無常，了達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澈見了「法相唯識」，於自證分中，統攝了諸行無常，消融諸法無我，而入涅槃寂靜的「法界圓覺」。三法印與唯識學三自性及虛大師的佛法三大系，更是渾然吻合爲一，從諸法無我的緣（依他）起性，洞悉諸行無常的緣生緣滅，遠離顛倒夢想的徧計所執性，而契證了諸法圓成實性的法界圓覺，即是涅槃寂靜。我們若把三法印各各孤立、獨立的立論法，將會犯了根本的錯誤，它是一而三，三而一，一即三，三即一。

修學佛法應把三藏法寶當做自己修證佛法的指導藍圖，也是一面寶鏡，從聞慧中起正思惟（觀照），從正思惟中，化解自己的結習，把身心種種過患，一一清除淨化（修慧），顯現了自身妙德淨相（境界般若），而契入了證慧妙體（實相般若），從而發起廣大利衆之悲願心，這才是正修行之道，也是佛陀一生修學的典範，切莫心外求法，合乎自己胃口的法藏，獨宗它，稱讚它；不合自己的，排斥它，對立它，醜化它，斷人慧命，罪過無邊。佛法乃佛陀本懷證量，其言教隨著時代應化，不免因時因地有權宜的融通，乃有菩薩著論，祖師立宗。這些菩薩祖師自有其苦心，及其功德，後學者，大可不必目空一切，刻意苛責醜化，不免落於謗佛、法、僧之嫌。學佛人喜論辯某法究竟不究竟，了義不了義，以突顯己修法門最高勝，其實了義不了義，究竟不究竟，不在言

教本身，殊不知「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深者得深，淺者得淺，要在契機受用即可，古德言：「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成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成邪」，請問，正在何處？邪在何處？聽到佛菩薩的聖號則喜，聞到鬼神外道名號則憂，修行要在「佛魔兩不立，方得契如如」，何其自我顛倒？總而言之，著書立論之際，自己也要大死一番，如德山禪師燒卻（擺脫）自己的著作（知見）——《青龍疏鈔》，參究於龍潭禪師，最後才得到真實受用。

今年是大虛大師誕生一百週年紀念，也是虛老往生第四十四個年頭，香港法住學會會長霍韜晦居士，特邀請中國大陸、港、台、美、加等地區的華人佛教學者雲集於香港法住學會，做一系列的專題演講，紀念開創二十世紀佛教新風氣的一代大導師——太虛大師，並於「法音雜誌」做專輯報導。我個人認為集會紀念固然是發揚、表揚太虛大師的精神感召，更重要的應以實際行動來效法、學習，追隨太虛大師的普賢悲願精神，佛光山星雲大師效法虛大師的「人間佛教」，可以說以行動實踐，表現得可圈可點，值得隨喜讚歎的。從虛大師自傳論文集裡，我發現有幾個重點，頗值得有心弘法利生的佛門七眾弟子做個參考，在推展佛法、佛學、佛教現代化，或稱為人間佛教的，所必須注意的先決條件，才不致於產生偏差走入歧途，如同現代的日本佛教一般。

一、應把握學習太虛大師修學佛法的精神

虛大師於十六歲出家受戒，從十七歲起至二十九歲十三年中，約有十年的學教、參禪、閱藏、閉關的眞參實學（其中扣除二十二歲、二十三歲，於廣州參加國民革命，任雙溪寺住持；二十四歲、二十五歲隨緣弘法，參加佛教協會之教制、教產革命，偏向於世緣事務），其於見地、修證都已具備了相當基礎，這十年中，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一、學教參禪時期，虛大師十七歲年初從歧昌（水月）老和尚受《法華經》，每日常能默誦《法華經》二、三部，間閱《指月錄》、《高僧傳》、《王鳳洲綱鑑》，始以禪錄中「話頭」默自參究。十八歲，進受《楞嚴經》，兼習詩文，於夏天入天童寺，聽道階老法師講法華經，初住禪堂，參禪於方丈八指頭陀（寄禪敬安），同爲道老、寄老所器重，道老並命移住法師寮，時參加講小座，飯餘，道老特爲講授教觀綱宗、相宗八要，每與圓瑛、會衆，學立因明三支比量。十九歲，再聽道老講《楞嚴經》、賢首五教儀等，於聽經學教有了深厚的基礎。

二、閱藏參學時期，虛大師十九歲（西元一九〇七年）夏天，到西方寺閱藏，積月餘看完《大般若經》，身心漸漸凝定。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卻身心

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刹煥然出現如凌空影像，明照無邊。座經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數日間，閱盡所餘般若部，旋取《華嚴經》，恍然皆自心中現量世界。伸紙飛筆，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詩句隨意抒發，日數十紙，累千萬字。以上乃虛大師於閱藏中，所呈現的實相、境界、文字般若。從此，虛大師於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以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活用，悟解非凡。此爲虛大師脫離塵俗而獲得佛法新生命的開始，虛大師自言：「循我出家修學的路線以前進，至於閱藏經而有契乎般若、華嚴，已造於超俗入真的階段，由是而精純不已，殆可通神微妙，由長養聖胎以優遊聖域。」二十歲，夏初，虛大師到寧波七塔寺聽諦閑法師講天台四教儀。二十一歲，受浙江樂清華山法師新潮思想的影響，於康有爲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民說、章炳麟的告佛子書、嚴復所譯的天演論、譚嗣同的仁學，倍受影響，尤其是於譚嗣同的仁學更是愛不釋手，陡然激發以佛學入世救世的弘願熱心，其時在禪慧融徹中，俠情噴湧，不可一世，遂急轉直下的改趨回真向俗的途徑。二十二歲，到南京祇洹精舍親近楊仁山老居士，做了半年學生（其後三年多從事於革命等俗緣）。

三、閉關專修時期，在兩年多的閉關期間，虛大師於見地、修證、行願，世出世間法種種學問思想獲得融會貫通，漸趨於成熟。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民國三年初夏，虛大師（二十五歲、二十六歲）善根內熏，倦於三年多的國民革命及佛教革命的塵俗生活，復迴俗趨真，掩關於普陀山的錫麟禪院，印光大師特來封關。入關之初，於台、賢、禪、淨的撰集再加溫習，如《法華玄義》、《文句》、《摩訶止觀》、《十不二門指要鈔》、《佛祖統紀》、《靈峰宗論》、《華嚴玄談》、《疏鈔》、《五燈會元》、《碧巖集》、《從容錄》、《中峰廣錄》、《淨土十要》、《十六觀經妙宗鈔》、《彌陀疏鈔》等，尤以會合台、賢、禪的起信、楞嚴著述，加以融通抉擇。

是冬，虛大師每夜坐禪，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作體空觀，漸能成片。一夜，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忽然心斷。心再覺，則音光明圓無際，從泯無內外能所中，漸現能所、內外、遠近、久暫，回復根身座舍的現狀，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心再覺係再聞前寺之晨鐘。心空際斷，心再覺而漸現身器，符起信，楞嚴所說。從茲有一淨裸明覺的身心爲本，迥不同於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

民國四年春，虛大師致力於三論玄疏，於百論疏契其妙辯，首成「佛法導論」。夏間起，聚精會神於楞伽、深密、瑜伽、攝大乘、成唯識論，尤以唯識述記及法苑義林章用力最多，將及二年之久。時亦涉覽諸部廣律、律論，及唐宋、明朝代關於戒律的疏述，整理僧伽制度論亦由此開始，此乃虛大師依據

中國佛教教宗、教制、教史的推演，外適當時民主國民的機宜，爲一精心經意的佳作。

民國五年，虛大師於閱〈唯識述記〉至釋「假智詮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晏會諸法雖言自相，真覺無量情器，一一塵根識法，皆別別徹見始終條理，森然秩然，有萬非昔悟的空靈幻化，及從不覺而覺漸現身器不及者。從此後，真不離俗，俗皆徹真，虛大師所表現於理論風格，爲之一變，亦可按察。自此，虛大師的幽思風發，妙義泉湧，其於言辯文筆雖甚捷速，總無法追捉記錄神思妙義，因此遂有許多肇端而不克終緒的論片，如曾發表過的成大乘論、法界論、三明論、王陽明格竹衍論等，不過其中一小部份。其他有關於鎔冶印度因明、西洋邏輯、中國名辯於一爐的論理學，以及心理學、文理學等創作，皆曾寫出構思的系統綱領。

虛大師於閉關期間，亦仍不絕俗離世，所詠「幽居原與困磚磨，呼吸常通萬里波」，可想見其風度。所以〈申報〉是每日不斷的看，〈新聞報〉等亦時或借看。遇有誣謗佛教的言論，當即引紙伸筆，報以批駁，輒投〈新聞報〉刊登。虛大師於閉關作息，配有閱覽各種新舊世間學說，對於經世文編、各種教育思潮論說、重閱天演論、群學肄言及原富、法意、穆勒名學、耶芳思論理學等，泛及其他哲學綱要、倫理學、心理學諸譯著；因閱飲冰室文集而及墨子，

閱章氏叢書而及荀子、韓非子，閱宋明儒學案而及陽明全集，其他於易經、日知錄、黃黎洲集、龔定齋集，亦深多興趣；所餘經、史、子、集等亦略游心目（以上係多摘錄自虛大師的自傳中）。

綜觀虛大師從十七歲到二十九歲的十三年頭間，由學教參禪、閱藏參學、閉關著書的三個階段，另加參予國民革命、教會教產改革，合為四個階段，乃奠定了日後（二十九歲到五十九歲）救國救民、護教護僧、辦學育才、弘法利生廣大普賢行的基礎，其間倍受國難教難的折磨，毀譽參半，歷盡滄桑，鞠躬盡瘁，至五十九歲死而後已。此種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菩薩悲願精神，永為後人緬懷效法矣！

從虛大師世出世法的歷練，見修行證的輾轉增上，閱藏閉關中，三次禪觀定境的顯現，於實相、境界、觀照般若中所流露出的文字般若，堪能貫攝佛陀法藏、菩薩論典成為佛法三大系而無錯謬者，其於閱《大般若經》而親證法性空慧；禪坐中及閱《唯識述記》而現量法相唯識，顯現法界圓覺。由是法性、法相、法界之體相用融合為一，體證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皆從心中流露出，而能截斷衆流，涵蓋乾坤，隨波逐流者，豈是一般口筆佛學者所能信及者。

虛大師思想博大精深，由上述可見一斑，至於有認為虛大師的思想文字不

夠精細嚴密者，蓋虛大師不以閉門造車，專事於教理文字而播弄者，其嘗言：「從佛學的心樞，自運機杼，隨時變化，不拘故常以適應所宜，巧用文字而不爲文字粘縛，原不著腳在文字中討生活。」此所以虛大師不拘限於義學沙門、苦行沙門、興福沙門，實乃三者兼備，堪稱大師矣！現代佛門七衆弟子有心弘法利生，欲追隨虛大師而推展「人間佛教」者，亦不能不把握學習虛大師修學佛法的精神內涵，否則不免偏差而自危於流俗混俗矣！

二、應學習太虛大師廣大包容的悲願精神

虛大師的菩薩悲願與寬容心胸，他的學生，品格學德受人欽敬的印順長老每多稱讚敬佩不已，印公於〈向近代的佛教大師學習〉一文中，提及「虛大師是近代佛教的大善知識。他對於國家，對於佛教，功德不可思議……。大師的德行，不可思議，有三項是最值得讚歎的。」（以下節錄）

一、對於救僧護教，有著永不失望的悲心：近代中國佛教，內部的腐敗，外力的摧殘異常嚴重。而內外勾結的惡劣情況，使佛教新生的力量，不能順利地成長。大師畢生爲教的努力，重重受到打擊。住持淨慈寺，受到腐僧與地痞的勾合，串通軍政的惡勢力來搗亂。主持中國佛教會，有人又在攻訐，甚至「

上清監察院之聽，下挾流氓幫之威」。……佛學院，明知不易辦得理想，而還是起而又倒，倒而又起的在辦理。對於中國佛教會，從旁贊助，正面主持，受排擠，受攻訐，明知不能寄予大希望，而永久的縈迴於大師的心中，怎樣來整建教會，促成佛教的去腐生新，覺人覺世！……卅年中，受種種打擊，種種失敗，甚至越來越困難，越來越黑暗，他比誰認識得清楚。可是他從不失望，從不中斷，爲他救僧護教的悲願而貫徹始終。這種偉大精神，在近代的中國佛教中實是絕無僅有的一人。

二、對人事，對教義，有著無限的寬容：大師從不曾痛絕一人，不但當代長老，青年僧也如此。不管你曾經怎樣反對過大師，如你願意，大師仍舊攝受你。有些利用大師名義，引起部分人的誤會，大師也不以爲意。在大師看來，夜叉、羅刹有時也會護法的，極惡人有時也會回心的……教理方面，也是這樣。依大師看來，如能把握圓正的佛教思潮，那末一切相反的、凌奪的，都會成爲佛教某一部份的發揮，某一側面的充實，成爲法界的莊嚴。大師是中國佛教本位的，決不贊成日本化、西藏化、錫、緬、泰化，卻派了弟子去日本、西藏、錫、緬、泰國，想吸收世界佛教的精英來復興中國佛教。那種兼容並蓄的汪洋大度，除了大師，我從未曾見過。

三、對佛教育有著遠見與深見：大師所發表的見地，條理嚴密，但他的得

力處，並不從條理參比中來。大師長於悟性，從佛法，從世事，所有直接得來的觀感，極遠大又極深刻，處處能給人以無限的啓發。民元前二年，大師寫出《佛教史略》，就認定佛教將進入世界時代，應重於在家。此後，他從事中國佛教的復興運動，始終不忘國際。民國十二年，即開始世界佛教運動。除了自己出席日本的東亞佛教大會，遊化歐美，訪問南傳佛教國家而外，派遣弟子留學各教區，從事實際的聯繫。民國四年起，開始整僧建僧的運動，而始終不忘在家的佛教。……「盡吾人的能力，專從事利益人群，便是修習佛的因行」；「由遵行人倫道德，養成人格，而漸修菩薩行」；「佛化重心移信眾」；「建立人生的佛學」；到晚年提貢「以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現代佛教。……大師對於佛教的遠見與深見，啓示每一現代的佛弟子，走向發揚佛教的正道。這無疑是近代佛教史上唯一的光輝！

大師的深見與遠見，我們不一定能學，但應遵循大師的指示去努力。……大師為教的悲願，大師寬容的大度，紀念大師的都應該警策自己，修分修學！（詳見印順法師所著《華雨香雲——向近代的佛教大師學習》）

三、應追隨、學習、完成虛大師未了的宏願

回憶學佛之初，得力於《六祖壇經》的啓蒙，從此禪觀自照，參學至同淨蘭若，偶閱及《太虛大師全書》，於虛大師自傳、文集、《楞嚴》等頗多流覽，尤其貫攝佛法三大系，大有心心相印之感，並且由此透入三法印，融合了《起信論》體大、相大、用大，虛大師的法性、法相、法界及唯識三性，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與自己身、心、境之六根、六識、六塵合而爲一，亦閱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淨行品》，《密勒日巴尊者傳》等，從此於長輩們評論禪、淨、密等，我但默然旁聽，不自紛亂，可以說受禪宗與虛大師的影響有關。

經由參學、專修、弘化、得懷師鉗鎚冶煉，由是參予辦書院、建禪林、立文教，從台北道場、峨眉道場、豐原道場、沙鹿道場逐漸成立，各個道場皆有家護法會與共修會，冥冥之中頗符合虛大師「佛化重心移信衆」的現代佛教，於創建十方禪林的三大目標，四大宗旨及九大實踐中心，也正是虛大師以中國佛教爲本位，而推展世界佛教的理想，當願追隨、學習虛大師的悲願精神，從而隨緣隨力完成虛大師未了的宏願，是爲所禱所盼！

十八、禪門三關 進修階梯

後世禪宗有立禪門三關，做為修行者的進修階梯，雖為方便說，無有定論可言，但是，行者於住茅蓬或閉關專修，須具備相當的福慧資糧，這是錯不了，所謂「法財侶地」，缺一不可，否則，六根門頭見聞覺知都是生死冤家，煩惱媒婆，魔境一來，小則自生煩惱，大則神經錯亂，或是破門而出，鬧出種種笑話，都不是好玩的。因此，立三關之說，似乎也有它的道理。

懷師於其著作《禪海蠡測》提到：破本參後，見得空性，意識不起，分別不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謂「初關」。由空性起用，識得妙有——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是謂「重關」。人法皆空，頓超佛地，是名末後「牢關」。又曰：「初關」乃破第六意識。「重關」乃破第七末那識（我執），人空之境也。末後「牢關」方破第八阿賴耶識，人法雙空矣……。但是，亦不可過分執著，徒自困擾。懷師也說：依三關之說，定宗門階梯，則禪宗自稱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圓頓之教者，又何所據？由破「初關」而至末後「牢關」，方是見性，則為有定則之漸法耳，何有於頓哉！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用功修行除了見地上種種疑難關卡之外，在生理上也有三關，那些狂禪、口頭禪義學沙門等碰到它們，沒有不焦頭爛耳者，鮮能過關。在我多次閉關專修經驗中，也受夠了它們的折磨。所謂生理三關者，即「雙腿、雙眼、一個胃」。兩條腿子，要想調伏它，可沒有那麼的容易。不管是坐禪、經行，酸、脹、麻、痛一來，準要豎白旗——下座休息。用功不到古人所講的「精不降，樂不生」「精從腳底生」的境界，那有喜樂、法喜充滿可言，倒是有一點像苦禪、枯禪了，苦得枯得讓你對靜坐敬畏三分，那就什麼也談不上。兩條腿子是轉化、淨化業報身的一個大關鍵，尤其對於我們欲界有情更是重要，所以古人說：「多受一份苦，多消一份業」，因為它正是欲界結習所在，要想轉化它，必須付出相當的精神與意志。這兩條腿子正是左右脈輪所在，也關連著五臟六腑，尤其關鍵著風輪主穴——臍輪（命門、氣海），火輪主穴——心脈輪，因此，多靜坐、多經行，不怕艱難痛苦，正是「多受一份苦，多消一份業」絕對錯不了的，因為它是全身脈輪根基所在。再談到「一個胃」，它也是不太好侍候的，飲食過與不及都會產生許多毛病，小則精神不振，次則坐立不安，嚴重起來命令你搬家，另外再找個媽媽投生。脾胃正好介於火輪與風輪之間，關係著身體健康與修證功夫，可見其重要。最後論到「雙眼」，它處於被動的、無辜的，同時又是生命與智慧的代表者，它受到生理上氣血、飲食的不調、心理上的

無明的自我矇蔽，及人事環境所引起的情緒種種，都會讓它萎靡不振，當上下眼皮交戰時，只好豎起白旗——躺下來休息睡個覺再說吧！

以上所述，乃修證功夫的三大難關，必須逐一克服，不怕艱難，配合見地與行願的催化，循由雙腿的調伏及飲食得當，方可出現所謂的「三花聚頂」，隨著功夫日深，乃有「五氣朝元」的氣化境界，誠如懷師來函所提示的：「從此身心解脫，結習淨化，明見心源，方能究竟。然後再鍛鍊四大，拋身入身，變身空相，方有相應」。兩條腿子，關連著「精滿不思淫；脾胃關連著「氣滿不思食」；雙眼關連著「神滿不思睡」，有著連帶關係的修證次第，不是單憑狂禪、口頭禪，玩玩教理所能到達的，於身、心、境、見地、修證、行願，有著彼此增上、輾轉增上的關鍵，豈可等閒視之！「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玩玩口頭禪，搖搖筆桿唬唬人則可，病魔來纏時，人事環境來折磨時，生死關頭時，看看他如何？佛陀六年苦行，深入四禪八定的功夫境界，豈是白忙一場，毫無意義可言？愚之省之！切勿一盲引衆盲相牽跳火坑，誠為可悲矣！

閉關專修在見地、修證各有三關，在人事環境上亦可列有三關。一、得明眼善知識護持難，古人言：「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說明了善知識的重要與可貴，也關鍵著見地的啓發與指導，可以少走了許多冤枉路。但是，善知識在何處？如果帶著有色眼睛，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值得，看看去，天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下只有自己最偉大！如此者，永遠遇不到善知識。必須如同善財童子，虛懷若谷，以一種稀有難遇想的禮敬，才有「三人行必有吾師」可學習。不但如此，善觀法界緣起者，一切山河大地都在說法，也都是自己的善知識。二、得同行道友護關難，「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能得有閉關經驗的同參道友的護關，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閉關不是把門關起來，鎖起來就沒事了，身心變化、飲食湯藥，在在都是一大堆問題，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只好乾熬活受罪了。你想靜，護關者想動，彼此格格不入，相妨而相礙了，也是一個問題。三、得閉關環境獨立超然悅意難。閉關專修，即意味著萬緣放下，於六根門頭不攀六塵，收斂六識，淨化六根，才是務本之道，倘還爲俗緣募化操心，爲人事問題煩憂，被遊客訪客干擾，都是背道而馳，甚至生出許多反效果自困困人。我於十方禪林三次的閉關，一面開山，一面閉關靜修，深受其苦，感慨良多。累積十次閉關的經驗，何幸得 懷師的指導護持，於閉關環境、護關因緣，我但反求諸己，不敢奢求，能有個環境自我觀照，得平安無事，少煩少惱，已是難能可貴，感激不盡，復何所求！

十九、夢境靈驗 如鏡現形

俚語說得好：「人生如夢，夢如人生」，〈金剛經〉開示得更透澈：「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唯識學也點醒我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個人活在這個世間上，不管白天也好，晚上也好，都活在自己業力裡頭的大夢境，凡夫如此，聖人也不例外。只不過一個是糊里糊塗的瞪著眼睛說瞎話；一個是清醒著，乃至醒夢一如。因此，吾人於身、心、境十八界的見、聞、覺、知裡，瞪著眼睛大做白日夢，晚間閉著眼睛做小夢，反而不足微道了，雖是如此，業感緣起、法界緣起，點點滴滴的幻現，都非偶然，亦非自然，輕視不得，但也執著不得！修行要在以幻修幻、以幻止幻、以幻照幻，自我條理，自我朗照，方得相應。

懷師於〈禪海蠡測〉提到：「佛法論夢之起緣，約分爲五：一想、二憶、三病、四曾更（經驗影像）、五引起（未來事實）。夢之起作用者，乃獨頭意識，亦稱獨影意識。相當於心理學上之潛意識。意識具分別明了功能，獨頭意識乃意識之影子。獨於睡眠昏迷，乃至靜定境中，自起作用」。我於閉關專修

中，亦有此類夢緣，特陳於后。於第一、二類者少，三、四類者多，一并歸於三、四類分析之。

入關之初的夢境，大抵與禪林開山及人事問題，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猶受其煩。到了三月中旬，用功漸漸上軌道，身心氣質開始變化，夢中境界恰都與用功有關。氣脈發動之初，經常夢於空中飛翔；有時氣血不調，生理呈現粗重時，夢境即出現於地穴中爬，百般艱難，這都與氣脈有關連。斷食之後，有時夢到吐不淨物；有時夢到拉大便，拉出許多臭穢之物；經常夢到得好飲食，醒時口水猶帶甘美。這些都表徵著惡障消除，淨業增長，但觀其變化，統屬業感緣起，好壞不著。有時略為放縱些，夢境即會現出人事不協調，甚至有長者現身呵斥。都有著警策的意味，也不是壞事。以上的夢境，可以歸納為病夢的一類。

有一天閱讀《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連帶思維《普賢菩薩行願品》及《淨行品》，夜裡夢境中即顯現於一切順逆人事環境中，都化為喜悅祥和，頗有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

回想起來，夢中的境界，一半以上都以家鄉做為戲台，夢中的師長、同參道友們，似乎還不嫌棄這個偏僻的鄉下。出家後對俗家絲毫無留戀牽掛可言，兄弟們（兩位哥哥，一位姊姊，三位弟弟）都已成家立業各奔前程，母親得祥

瑞往生，父親如同去老返童，過著愉快安樂的老年生活，都不需要我去掛念他們，他們也不用掛念我，相得自在矣！服兵役之前，大部分生活在這一塊純樸、自然、敦和、安祥的鄉村田園裡，給我一個良好的童年、少年、青年生活環境，夢境中常會出現它，大概與此有關。以上這些夢境，可以歸類為「曾更」的經驗影像。

有一次夢到一位來廈門參學的道友，似乎旅費有所缺乏，出現困境的模樣。第二天正好有另一位道友來關房看我，順便問起夢中之境，果有其事，也就托這位道友轉送過去，幫忙解困。隔了不久，又夢到來廈門旅遊的一位道友，躺在床上，氣色非常不好，不知為什麼。隔天護關者告訴我：「你的台灣道友發生車禍，手傷不輕，正在住院中」。過了幾天，監院誠信法師擔心我會為此事掛念，特來關房轉達，這位道友住院中倒也相當豁達開朗的說：「首愚法師在山上閉關，我也在醫院中閉關」。讓我放心了不少。其他也夢到台灣的一些親友受傷等，此時，我倒是自我祈求，希望夢境不要太靈驗，免得閉關中自我干擾。以上這一類夢緣，即是所謂的「引起」夢（未來事實）。

道人知月勝詩家

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二十、同參道友 古道熱腸

閉關的方式，各式各樣都有，隨著各人的喜好、需求、目標，而有所不同，大概可以把它歸納為三大類：一、為開發見地知識而閉關，單此一項，因目的不同，又可分成好幾種，有為閱藏增長聞、思、修而閉關，有為研究一宗一派而閉關的，有為著書立論而閉關的。二、為修證功夫、剋期取證、了生脫死而閉關，此項也隨著修學宗派、方法不同，可以分為好幾種，如淨土宗的念佛關、般舟三昧關……其他宗派如禪關、法華三昧關、華嚴關、生死關……，密宗的黑關、瑜伽關……。三、一般療病的休養關，有為少緣外務專心一事而閉關……。屬於上述第一、第三類的閉關者，視需要而局部開放會客，有時不但不會妨礙，反而有助於身心人事的舒暢，太虛大師的閉關方式，即屬於這一種。屬於第二類的閉關者，除了善知識特來開導，或是護關者來談相關事務，其他概以不會客、不打閒岔，應為上上之策。

我的閉關方式，一向屬於第二種類型。初時於佛光山四次關期中，因學僧清衆的身份單純，還能做到不會客。到了十方禪林時中的幾次關期，只能做到

盡量避免，碰到關鍵性的、決策性的事務，只好親自出面主持處理。來到南普陀寺，遠離了人事，還我一個安靜、平和的專修期，除了特殊狀況例外，差不多做到不會客的原則。

三月二十三日，吳爽熹道友偕同其母，由監院誠信法師導引上山，轉來十方所募化的僧服款項，親自交給我，我請監院當面點交，立下了收據，終算圓滿了一樁心願。我與吳爽熹道友母女非常有緣，四年前到美國參訪時於紐約甘迺迪機場巧遇他們母女。每次返台探親，她總是領著母親來十方禮佛、會面敘談。此次專程來廈門實地瞭解民情風俗環境，她告訴我：「偕同先生旅居國外多年，很想回到祖國定居，尤其希望居住於寺院附近，方便拜佛、聽經聞法」，由她敦厚溫和的氣質，流露出真誠的宗教信仰，堪稱善女人、好道友也。進門一見面她就說：「法師這一次閉關，好像比以前大不同了」，我回答：「也平常，一個人外緣少了，少煩少惱，身心獲得寧靜專一，總是或多或少，有些心得」。母女倆曉得我在閉關專修中，不敢多談，約半個小時左右，即告辭下山了。

三月二十七日中午，關房外邊有腳步的走動聲，人數似乎還不少，此處偶爾會有遊客的闖入，並不在意它。下午誠信法師有事來談，告知張尚德教授帶領了十八人來到關房外的佛堂禮佛。在山下時，知客師告訴他們我不會客，同

參友情的關懷，張教授還是帶了學生們到達關房禮佛，而不敢叩門驚擾，曉得此事，衷心感念不已！

四月初六下午二點多，游祥基居士、張呂章居士由誠信法師陪同上山，轉來設計師曾永郎道友託他們帶來「十方會館」增建重修的設計圖樣。游祥基居士有數面之緣，亦常參加十方共修、法會等活動，乃游祥洲老師的弟弟（編按：游祥基居士已於民國七十九年依首愚法師披剃）。張呂章居士第一次見面，他也是游老師中學時期的同學，可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相談一會，忽然間，他的身體開始大抽動，類似嘔吐，乃胃部氣機發動的現象，弄了老半天才慢慢平息，看他那種喜悅的表情，也代他高興，他說了：「聽法師的開示頗為相應投緣，身心獲得舒暢無比，此趟獲益不少」，離開時每人各送一小串水晶觀音項鍊，祝福他們吉祥平安，法喜充滿。後來曾永郎道友來會時告知，張呂章居士每碰到特殊修持者，總會感應引發氣脈發動，他們姑妄言之，我亦姑妄聽之。

四月十二日傍晚六點半，曾永郎道友、江志維居士由誠信法師、定恆法師陪同來會。曾永郎道友參與十方共修會四年多，帶領全家信佛、吃素、皈依，至為虔誠，是一位標準的正信三寶弟子，目前是十方護法會總幹事，多年來護持十方，熱心十足。在台時已約好「十方會館」設計完成，將攜圖前來關房研

討，江志維居士乃助理設計師，亦是虔信三寶弟子，篤信密法，修持甚勤。在他們未來之前，我已將設計內容瞭若指掌，頗合需求，令我滿意，順手記錄修改注意事項，以資施工參考。我很重視「十方會館」的設計內容與格調，因為它將擔任未來禪林開發的觸角，是一處招賢納士心靈交通的匯集場所，當願它能發揮開山的功能，讓創建十方禪林的三大目標、四大宗旨與九大實踐中心，逐一展現完成，是為所禱！慈承道友為人熱誠具親和力，來南普陀寺住了將近十天，廣結善緣，與寺眾執事們打成一片，和樂相處，令我隨喜讚歎不已。返台後，將我的閉關消息披露於「佛教新聞雜誌」，起初擔心他在為我做廣告，後來看過內容報導平實，也就放心了。同時感謝他知道我的閉關心情，代刊登了謝絕會客啓事，讓一些原預備來看我的道友，都能以實際護持代替了關懷行動，道友們的關心也讓我感激與安慰了。

四月十七日清晨，余正如道友由方副院長伉儷陪同上山，轉來了懷師的開示信函。十九日上午，正如道友領著殷曰序道友一起來訪。兩位道友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寒山、拾得，多年來默默的推崇著、敬重著，難得今天能會聚在一起，與兩位道友談話，大可直來直往，開懷暢談，在他們兩位身上永遠找不到「刻薄、尖酸、挖苦、諷刺」，談著談著三個人的心靈似乎交融在一起，呈現出安詳、平和、寧靜、喜悅……，善哉！同參友情，善緣、宿緣，甚可珍惜，

其他的讚歎都已是多餘了。

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時，林美年道友（孫太太）偕同其姪子，由誠信法師陪同上山，轉來我的入港證。孫太太是一位熱心的大護法，堪稱有福報的善女人，偕同他的先生孫靜源道友，對禪林開山關心備至。她是一位深修「口出妙香真供養」的菩薩，經常可以聽到她在讚美人，頗得隨喜讚歎三昧，所以能夠笑口常開，高雄地區的道友們每尊稱她為「仙姑」，可見她的人緣之好，福報之大，都不是偶然，如果有現代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似可把林仙姑列為一參！她到處宣傳我的梵唱、誦經如何又如何的好，這一次來訪時，她問如何學好梵唱與誦經？我說：「其實我的喉嚨並不好，在佛學院期間，因為喉嚨不好，怕學梵唄，並沒有把梵唄學好，不過，我懂得唱念要領，這倒是不假」，她問：「訣竅在那裡呢？」我說：「首先要將自己心放空靈，於定慧融通中，生起大悲心，如此者，於梵唱、誦經必然如法莊嚴，感人甚深」。

閏五月初一，我預感著有道友來訪，果然於中午一時，即有閩院教務長了法法師前來敲門，說有老道友來訪。確實是老道友，二十年前於同淨蘭若共住共修的同參惟覺（知安）法師；十八年前於佛光山叢林大學教授《大智度論》、《肇論》、西洋哲學的游祥洲老師；三、四年前認識的電視導播孫春華居士，另有名建築師李祖原居士、一位比丘、三位比丘尼等共有十七名來訪。惟覺

法師爲人溫和敦厚，是一位本份苦行實修的禪者，從威儀中透露著道貌岸然，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投緣。離開蘭若後，時有來往，隨著他駐錫所在處，新竹圓明寺、平溪觀音寺，台北信義路圓明講堂，都專程前往拜訪參遊。十方禪林籌建之初，到處找地，前後五、六年間都找不到合適的地方，一個偶然的機緣，經由法師的介紹，並親自導引觀察了三處，其中一處即是峨眉道場現址的對岸，幾經廖春民道友，洪文亮醫師等的會勘，最後從航照圖中，懷師圈定了現址，再經購地波折，總算一一克服完成了現有的基地，回想最初機緣，不能不感謝法師的媒介。此時惟覺法師已成爲一方之主，親近他學習打坐參禪的在家、出家弟子爲數不少，目前於南投埔里已有大道場的興建基地，此番特爲規劃及興建禪堂專程領團來大陸觀摩。老同參見面份外親切，從言語、表情洋溢著關懷，頗爲可感，我也祝福法師的道場、禪堂早日興建完成，利益無量衆生。

游祥洲老師與我同年，善根深厚，二十出頭即以大智度論十八空，闡揚龍樹菩薩空的哲學思想，獲得台大哲學研究所第一名畢業。民國六十二年，我晉升於佛光山叢林大學就讀，時年二十六歲，游老師亦同，一個當老師，一個當學生，不能不佩服他的才華。游老師的學習精神，沒有在家、出家、宗派、人爲的門戶意見，所以能夠遍參國內外長老德，去年還到南傳的泰國禪學中心

習禪，頗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精神，值得效法學習的。他的同鄉兼同學的楊光祚教授，來十方跟我打坐共修多年，身心獲得轉變受用，游老師看到這個實例，及過去的緣份，這一、二年開始對我隨喜讚歎，實在不敢當。他對 懷師敬重無比，我們之間又增加了一重親因緣，形成了亦師亦友的同參道情了。去年於新竹峨眉關期中，游老師也帶了幾個學生來訪，他的熱情、友情，讓我由衷的感激。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二十一、隨意行持 自在咸通

閏五月初八上午，李省吾道友上山轉達了老師的旨意之後，初時不免矛盾猶豫，似有打閒岔之感，幾經想通，心意泰然，從善如流，遂不執著於功夫境界事，乃乘空構思，將關期中之身心理事變化及人事環境配合，前因後果，種種媒介貫穿起來，擬好二十二個篇名，總名稱定爲《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於閏五月初十開始動筆，每天抽出二、三個小時寫作，其餘時間照常經行靜坐。

四月二十五日之後，本擬專心行持般舟法門，希望在這一次關期中圓滿它，現在爲了配合寫作，慢慢的又恢復了半坐半行方式。因此，這次關期中很明顯的形成三個階段：由二月十九日入關起，到四月二十四日，以坐禪爲主的第一個階段；四月二十五日到閏五月初九，以經行般舟法門爲主的第二個階段；閏五月初十到六月十九日圓滿出關，以寫作、經行、靜坐，隨意行持的第三個階段。

談到寫作，自己總嫌筆頭不如鋤頭靈巧；口頭宣講不如兩腳爽快。出家之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前，大抵過著鄉間農業生活，雙手拿著鋤頭幹活，腳踏泥土親炙大地風光，兩眼望著秧苗作物成長，果菜含苞待放，無限生機，一片青翠綠意的自然世界，孕育栽培了我，對大自然，對人生充滿了豐厚的感情。三十年前的台灣鄉村，普遍簡陋，大部份還過著農業時代古老傳統的舊社會生活，單純樸素，談不上娛樂可言，缺乏書籍可看，沒有學習機會可充實，形同半文盲一個，十足莊稼漢鄉巴佬。服役期間爲了交筆友，開始猛看文藝小說，武俠小說看得更起勁，文筆才漸漸流暢，後來接觸了佛學，思想也發達起來，雖然起步得遲，總算找對了門路，誠屬不幸中的大幸了。因此，我的生命傾向於大自然的、直接的，無形中與禪的特質有幾分相近，接觸《壇經》時，一拍即合，禪觀自照，不需繁文多節。出家之後，得力是它，受困也是它，人際事務往往需要繁文多節，人情世故才稱周到，孤陋寡聞總是要吃虧的。我的寫作方式也與習性相應，有靈感時下筆捕捉，沒有可寫的，正好經行或靜坐，不是要寫，也不是不寫，隨其任運自然，如此斷斷續續的寫，到六月十八日晚間正好完成本篇，不早也不慢，恰如其時。

我的閉關方式，每把經論知識一切放下，喜歡繫心一緣，專志參究，雖也有寫日記，只記其大概要點而已。爲了撰寫專修記，深入思維過去多次經驗中的理事，參合新近的實際經驗，也重新閱讀《華嚴經·入法界品》、《楞嚴經

・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及〈太虛大師自傳〉等，每把片斷的理事與實修境界融會貫通，串連起來，頗有左右逢源，自在咸通的法喜，這不能不感謝懷師及時點醒指示，否則風來波起浪如花，風靜浪平了無痕，自利利他兩欠缺了。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二十二、觀音佳節 圓滿出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時半，妙老帶領執事大眾來到阿蘭若處，佛堂分東西兩序舉行開關儀式，繼香讚唱念之後，妙老朗聲曰：

半歲禁足事如何 平地無風自起波

若了寸絲原不掛 大家好唱太平歌

今有首愚法師，踏破千山萬水，特來驚島五老峰之兜率院，阿蘭若處掩關，止觀並運，定慧雙修，堪稱法門龍象。今者功德圓滿，特延妙湛前來且道一句開關語：

別起無鼻鎖 打開不二門

相逢原相識 一笑復何言

佛曆二五三四年農曆六月十九日觀音成道吉日

聽到關房門開啓聲，我亦隨之步出關房，先禮佛三拜，爾後禮謝方丈和尚，再叩謝兩序大眾。儀式完成，一片祝賀聲中，我皆合掌領首致謝，來賓到有十方禪林護法聯誼會會長曾永郎居士及郭毓焜居士代表護法聯誼會特來接我出

道人知月勝詩家——南普陀寺禪關專修記

關返台，還有台灣南部不相識的比丘尼數人，香港年輕的道友等，於阿蘭若處門口留影紀念。妙老看起來沒有半年前的健朗，慈祥含笑，關懷備至，自然流露出安祥、平和、關愛的柔和語，讓我感激不盡，稍事休息言談之後，隨著妙老下山，沿途香客衆多，虔敬之情，散發出宗教信仰特有的氣質，此等境界氣氛，是一般社交場合所沒有的。

隨著妙老來到方丈樓，方副院長、賈題韜老居士等亦來祝賀，與賈老第一次見面，因是老師四、五十年前的道友情誼，對於後輩的我，親切關愛的招呼著。

附錄：**禪密訣要**



密觀與解脫

準提法中基本的𑖦字觀想，很明確地告訴我們攝心的一個綱要，而它實際上已經包含後面整個準提法所有的觀想了。準提法所有的觀想都從這𑖦字延伸，所以大家一定要不斷地去體會它。

這個𑖦字要怎麼樣才能夠觀想起來呢？重點在於我們要放下世俗的一切，拋掉你的這個攀緣心。你的攀緣心一直在那裡緣著各種煩惱事境，當然便感受不到這個𑖦字的體相。𑖦字的觀想發揮到它的究竟意義時，真的是就是一切放下，身心放下能夠到什麼程度呢？「此心常清淨，此身常鬆放」，所以你真正字觀想完成了，便可合於經典中的兩句話「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這是𑖦字觀想到極點，在放下一切的時候，提起了一切，如月清白透潔，在虛空中不住於一處，而能普現夜色景物。放下一切是指月的清白無住無染，提起一切是指月的光明遍照萬象。

這𑖦字觀的成就既然在放下攀緣，因此可以從最形而下的日常事物的簡約

做起，像一般的把平常我們到處攀附、散漫多事的習慣伏住，由此少動心操意，需講話時，輕聲細語。甚至禁語，乃至心寧神定，一切本無話可說。所以古人所謂的：「食不言，寢不語」其對人的生理與心理衛生的重要，以及在修道上有助於靜定之道，不可言喻。

散心雜話表面上很輕鬆的樣子，但凡夫所行畢竟不同於道人逍遙解脫的境界，而是勞心無所聊賴，茫茫不知所從的意病。睡覺就是睡覺了，還有啥閒聊放不下的呀？或是吱吱喳喳一陣才睡得著，這都是心不安的表徵。吃飯說話也是一樣，吃飯不講得口沫橫飛，就難以下嚥！這樣合著前者，不就是寢食難安了嗎？

修道要「莊嚴清淨」，一般人「莊嚴」要先從莊重言辭、莊重律儀做起。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行、住、坐、卧的表現，若是放不下那些俗務的追逐爭較，所現便是呲牙裂嘴、搖頭擺尾的營營相，又怎麼會威儀大方、言行莊重呢？所以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無非要幫助修道人放下一切煩惱執著，使身心通於靜定，輾轉達到智慧的啓發。後來這些戒法到了中國，禪門祖師把它變成規約，如《百丈清規》等等。你不能够遵守規約，就犯了律儀戒，也等於障了自己的道業，表面上講修行，其實平常都以散亂心行事，因此無法與道相應。所以規約就有那麼地重要！它是用來收攝我們身心，幫助我們放下，也幫助我

們提起正念，如起[△]字的觀想，便是一種正念。

我們到佛門來是要辦道的，如同《阿彌陀經》所講的叫「諸上善人」，大家相聚在一起，收攝身心，以道會友，真做到了，便能跟清淨心相應，體悟空的道理。這叫如是因、如是果，因果歷然。我們平常人散漫慣了，一打坐用起功來，當然生理、心理一下不適應，背痛腳麻，又覺得寂寞驚扭。什麼叫驚扭？你不喜歡叫驚扭，等到你培養習慣了，本來修道就是要這樣的，在千萬人中等於是你一個人，並不寂寞，也不覺人多礙手礙腳，這個叫「一多無礙」，一個修道團體能夠做到這樣，成功了。一個道場的成功，就是你一個人的成功，你一個人的散漫就造成團體的散漫。這樣衆人依法行事，專心辦道，[△]字沒有不觀想起來的！

修學佛法不管用什麼方法，拿準提法來說，持咒觀想，一切的目的無非是要還我們本來面目。爲什麼要持咒觀想？其實持咒觀想也是個方便，如果你能夠直截了當地「看」到自己，整個人身心就能靜下來了。我們觀想這[△]字，等於是好好地看著自己，由初住、細住的繫住、穩住自己，到最後空無所有的解脫自己，那就真正回到如來家了，將虛妄的世俗我相還原到本來空淨的本來面目。真正的禪，不用多說，什麼方法也不要，人放下就放下了，這是無門爲門，但是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才需要有各種的方便法門，[△]字觀的修法正是一

種達到放下解脫的光明大法，提放同時，貫穿整個佛法的修證全局。

在修行上，過去的祖師大德經常有個挖井的比喻。挖一口井要有探鑽的工具以及水電，挖井少了電力，不易挖動；挖井太乾了，需要水沖下去，不然乾的鑽頭動不了，往往會被泥土軋住。如果挖到硬的岩石層，難是難，但慢一點，它還是可以慢慢鑽下去，這可象徵一個人的個性剛強，還是可以磨鍊轉化。倒是鑽井的人最怕什麼呢？挖到黏土。挖到黏土，搞不好會把鑽頭給扭斷了。我們的修行最怕什麼？那個冷軟的習氣，心性軟趴趴的，但不是柔軟，而是曲折驚扭、陰晴難斷，一直在侵蝕著修道的善根因緣，像車輪陷在泥沼一般，打滑空轉。

挖井穿過了岩層、黏土，探到了沙層，那就好了，因為沙層和地下水道是相通的。沙的出現代表我們個性那種剛硬的沒有了，太軟如泥巴的也沒有了，那時人如淨沙，近於水的清通，業習便轉化有望了。

所以持咒觀想的收攝身心之法就像在挖心地的菩提井一般，你的心念慢慢澄清了，就好像挖到了沙層而通於水流，這之間有它一段放下、精進的過程。

佛法修行達到解脫境界，可用四個字來說明「清淨莊嚴」。好比把一個人丟到一個絕無人跡之處，沒有任何的干擾，照說他應該是很清淨了。但事實上一般人到了那裏還真會起大恐慌哩！一般人的生活喜歡熱鬧慣了，一下想來學

佛求清淨，問題很大。好不容易修了有點成績，蠻寧靜的感覺，其實寧靜裏面暗藏著恐慌的煩惱。有的人連一點靜都沒有，稍稍被道場的規約一限定，心就不習慣了，覺得修行的生活太單調空洞，閒不住、安不下，早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只是不得已，在蒲團上故作鎮靜罷了。

然而修道本是寂寞的事業，古來大德都是孤零零從寂寞中走過來的，耐不住寂寞者，多向熱鬧中混濁而去，通得過寂寞，方有清淨份。清淨是生命的純然，光潔透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門頭不做貪嗔痴慢疑的醜態，操守嚴謹，這就是「清淨莊嚴」。莊嚴的嚴也是嚴「格」的嚴，人無格，便掉在求取的欲境中混亂濁穢去了。

「清淨莊嚴」同時也是廣大心胸的自然展示，氣度恢宏，能忍一切，能化一切，修行中稍稍的規範約定都受不了，豈有希望？

我們一般人只能夠動不能靜，有的人只能夠靜不能夠動，一動他就煩起來，能動不能靜、能靜不能動，這都是病。一個修行人真正歷練過了，可動可靜，「靜時如止水，動時如脫兔」，他的靜不是死寂，靜中明潔恬美；他的動不是忙亂，動時靈妙，乾淨俐落。可是我們凡夫很糟糕，動也動不得，靜也靜不得，動也煩，靜也煩。真正修行的解脫境界叫無住，不住在靜也不住在動，動靜皆宜，動靜不二，隨遇而安，遇是境，安是靜，在任何一個時空的變化中，

都能安心，比如人在病痛時也不煩躁嗔怨，在順境享樂時也不驕慢痴迷。尤其講修行，特別要在迷境中見真功夫，別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別人受不了的，你受得了，那才有點有道的樣子。

所以修行等於在培養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大無畏的精神就在我們學佛「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的學佛六度波羅蜜裏。以布施度中的無畏布施來講，無畏布施是不怕艱難，那怕自己很累，那怕自己身體有病，事情來了，臉上毫無一點難色，大大方方地放得開，捨得出地去做、去解決，絕不會以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來逃避推託。

大家修持的準提法門可以非常靈活地運用，可以以金剛念誦持咒，可以觀字放光，可以冥想心月輪和蓮花或字輪，乃至準提佛母、四臂觀音等等，這是從生起次第來修。但也可先靜坐放空，身如虛空，我即虛空，這是借用圓滿次第的修法，然後再與生起次第的內容融會貫通。總之，它要在由止觀來轉化我們的身心氣質，達於「清淨莊嚴」，體悟真空妙有的奧密，盡在修有的念誦與觀想的生起次第和化空歸空、解脫清淨的圓滿次第中，呈待識者與有緣。

㊦字光是一盞心燈

完整的準提法修持儀軌分爲兩個層次，第一層次稱爲「生起次第」，包括淨法界咒、護身咒、六字大明咒及準提神咒，每個咒語誦時都配合意密觀想，並結手印，讓行者整個身體、語言和意識行爲進入一種全部朝向佛法功德的統合狀態。

這「生起次第」等於是一種加行法，也就是方便法，一般衆生如果不先作這種身心調整的準備，必然會一直陷落在粗糙、窄陋、破漏、有限的身心經驗裡，隨著自己的偏見、惡覺，順著生活習性的發展，困在永無止境編織下去的業網中。

準提法的生起次第，在呼吸初調的止靜位，起觀頭頂上兩寸高處有個光明㊦（嚩）字，這是塵網衆生超越濁世、淨化自身的出頭處，雖是初機，但更是大機，因爲轉煩惱爲菩提，全在這一念、這一下㊦字光明的提呈，而將人們純淨的心燈打開了。

六字光是一盞心燈——附錄：禪密訣要

這時誦淨法界咒「嗡嚩」三個七遍，每遍後面加「莎哈」，同時右手大姆指放在無名指根處握拳，結成金剛拳印，整個人全然置身在純淨無瑕、空靈安和的宇宙天地間。這其中，咒語的發音和手印的形式對我們身心氣息的變化和天地能量的運作，二者之間有一種調合平衡的作用，修法的人應在沒有任何疑惑中同時觀想六字，天地與我皆淨，萬物對我無害，我亦無害於萬物。

誦咒是以金剛念誦的方式來進行，唇齒不動，而舌頭順呼吸的氣息彈動，一口氣、一口氣輪轉而自然發聲。表面上嘴巴沒怎麼動，但聲音卻可以挺大的，身體內部五臟六腑每個地方都在振動，都在念誦，這樣生理各處逐漸通暢起來，心理層層也剝綻開來，坦蕩無拘。

淨法界咒後是護身咒，誦「嗡，嚩嚩」三個七遍，再以右金剛拳印依次印額頭、左肩、右肩、胸、喉，然後拳印散於頭頂虛空，每印一處皆加誦一聲「吽」。再來是誦六字大明咒一〇八遍，誦時結蓮花印，觀想四臂觀音，最後轉為準提印，持準提咒，作心月輪觀和字輪觀等等。

這一系列起幻有的生起次第，每一步驟探討起來、修證起來，牽涉到佛法的理事，豐廣而富於變化，非一時一刻之言談所能表詮。以理的豐廣而言，包含了止觀的全部內涵，通於顯密諸法理趣；以事的變化而言，觀想境界諸如：空中十方起大風輪，風化為火，火溶於水，水凝成金剛地，地上涌出八葉巨蓮

，放七寶光，四臂觀音或準提佛母現前；或者行者見己身如透明琉璃體，內空心中升起八瓣蓮花，紅色無根，蓮上現一滿月月輪，輪上現字輪，字輪動轉……，這一切能迅速發起行者身心的殊勝變化，破業障，消煩惱，增長佛法的善根氣質，入於佛界的「相」好，得佛界功「用」的利益，而終能體會佛界「體」性本來空寂，悟得諸法真空的根本智和妙有的差別智，如此便進入準提法的第二層次「圓滿次第」了。

由此以觀，準提法次第井然地含攝了一個龐大的佛法理事系統，但提綱挈領能開演這整個大法界系統的，卻是那最簡潔明了的「𑖀」字觀。「𑖀」字觀以其單純素淨，發出光明遍照一切，自然能讓行者不費力地起觀，一一現出與佛菩薩和佛法理趣相應的觀想。這是繁複的密法最單純的地方，也是密乘在中華文化尚簡的性格中能發揚光大，並展現異於藏密、東密的獨特風格之關鍵處。

「𑖀」字光就是我們生命裡的一盞心燈，心燈一亮便照明了宇宙和衆生。它就是佛眼禪師因見爐底灰裡明點不滅而悟得「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的火種。

十方禪林在新竹峨眉湖畔新建的「十方禪堂」已經啓用，準提咒音四季將不停地隨風繞湖而行，準提法密觀連綿不絕的變化引領行者剝落了身心重重的蔽障，一盞「𑖀」字、亦名爲禪的心燈常在這裡，等您。

吳字光是一盞心燈

附錄：禪密訣要

道人的生與死

真正修行者要懂得將煩惱化掉，比如大膽面對人生的終極煩惱——死，由此看輕乃至看開一切捨不得的，所謂「未死先學死」，其中佛法的不淨觀、白骨觀就是這種修行的方向。真正學佛者要時常有此念，當下一口氣上不來，「我」在哪裡？此即未死先學死。修淨土者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平時能以念佛修行，但真正面對死亡，害怕了，念不出來佛號，腦中一片混亂恐懼，那會往生何處？

嚴格說來，生與死認清時，生死不二，生與死中間可以劃等號。若當下的念頭清明，則往生那一剎那的念頭與未往生這時的念頭是相同的，生死之異對這樣的修行人來講是沒有差別的，這一道理在禪宗而言就等於是一則參究的公案了。

過去的祖師大德，對生死觀察得特別深刻、親切，認得此心的實際。一般人都畏懼死亡，覺得恐怖。實際上死亡也可以是非常舒服自在的。「未死先學

道人的生與死——附錄：禪密訣要

死」就是體會空、無相、無我的境界。那一剎那，不受身拘的舒服就已是極樂了，真正修行就是要體會領悟那一剎那。

人的身體是一個皮袋、一個包袱，大家摺得非常辛苦。以「生」而言，也就是依這個身體而有種種妄想，輾轉複雜，然而妄想有時還能消化，因為習以為常了。但身體上的痛，嚴重則痛入骨髓，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此為「生」的粗境界。而念頭非常微細，由微細變為粗的境界，這之間有貪瞋痴慢疑的表情掛在臉上。我們修行先從粗來化，所以禪宗講「有生即殺生」，即是要隨時當下破除生身的種種障礙，但不是在煩惱現象上撲打，而是徹底從以為自己活著的「生」相斷然去消滅，這又便是「未死先學死」了。果能如此，則妄念一起便消，生命的煩惱沒有它存在的地盤了。

我們常做「死觀」，易得身空，所以死觀也等於是空觀，小乘所提「無常、苦、空、無我」即為觀空的方便。觀世間生命剎那間的變化是無常，無常的生滅現象，只是相對的不同樣子，觀察清楚了便發現生滅只是假相，沒有生滅，所以這就找到了生命的根本。凡夫的念頭是生生滅滅，想運用方法在多生的地方來滅掉，在太少的地方來增加，永遠都在加加減減的煩惱中，而修行人則是要學習體會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

禪宗有一話頭：「父母未生我前的本來面目如何？」此為「有生即殺生」

。什麼是衆生未生前本來面目？不賣關子的答法，依教理來講即是「如實觀自心不生不滅」，不生不滅是觀破了生滅幻相的「生滅滅已」，「生滅滅已」的不生不滅之寂滅，乃是極樂，所以說「寂滅爲樂」。

所以修行猶如母雞孵蛋，這色身如蛋，參禪、持咒、觀想猶如母雞，經時間的作用，雞蛋開始產生變化。此過程間母雞不吃不喝，全神一意來孵蛋，久了小雞開始從內啄觸蛋殼，母雞則由外啄入，裡應外合，便把蛋殼突破了，蛋殼是生滅法的羅網，羅網一破，不墮凡夫生滅輪迴的佛法生命便誕生了。這之間修行人的業報身，在勘破生死二相後，會有身心氣質的明顯變化，以無生法不養而養生，自利而同時利他。

道人的生與死——附錄：禪密訣要

大化功盡在——談準提法破解身障心結的殊勝

佛法將衆生的煩惱又叫做結使，結使就是一種繫縛，困住你，也拉扯你。衆生的煩惱像用繩索把自己綁住了，還打了結，使得整個身心，不論生理心理，以及人際關係、工作等等，處處不順暢。我們修行就是要解開這些結，讓自己與衆生一起解脫。

佛在《楞嚴經》中，曾特別以夜摩天天人贈他的華巾，一結一結地打了六個結，開示阿難和會上大眾，衆生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是生命原本解脫開闊所妄認的六個結。佛同時還就此在佛法的正知正見上說明了破解的道理。結打得開，便能由人空而得法空，也就是修行人的生理和心理障礙一切都化開了，最後找不到一個我，也沒有法的執著，這樣名為「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忍」，真正入正定，悟到不生不滅的生命體性。

我們衆生的煩惱結使，小乘佛法歸納爲九十八個，大乘則認有一百二十八。這九十八或一百二十八都是從衆生見思兩種惑業的幾種項目，如思惑的貪瞋

大化功盡在一附錄：禪密訣要

痴慢疑和見惑的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依三界衆生毛病的差別而立。見惑是思想觀念上的錯誤，只要心念撥亂反正，馬上便可以轉得過來，但是思惑則是欲望情緒上的習性，並非一下可以糾正，必須漸次轉化。

《楞嚴經》裡，佛講解了結使和解結的道理後，還特別讓優波尼沙陀、香嚴童子，乃至虛空藏菩薩、大勢至菩薩、觀世音菩薩等二十五位實際解結成就而證圓通境界的善知識爲後來者報告他們使用的方法和修學的心得。整個來講，佛等於指點我們正確的見地，以破解衆生的見惑，又傳給我們殊勝的功夫法門，以轉化難改的思惑，凡是有志向道者，於此切不可當面錯過。

事實上，我們修持準提法，以金剛念誦的持咒而言，念咒的聲音是生滅法；在生生滅滅中，持誦人不要念得好像落在後面追趕什麼似的，而是要持到無比流暢而內心無喘。無喘是氣定神閒，流暢是念念本空，這樣很容易達到初步的念住，並且在流暢無礙的念誦進入空靈時，自然氣機發動，一一打開六根之結，轉化色身，然後再配合八字觀或心月輪觀，使光明境界和心蓮上月輪相的潔淨與美感淨化心理的垢染煩惱，最後在一片光明中見一切相、空一切相，當然這時衆生的結使、自我執著便也化得徹徹底底、乾乾淨淨，而達到畢竟空、畢竟寂滅了。所以，此準提法實是佛爲去除衆生見思二惑種種結使，所傳通於禪密的殊勝法教，事功速效實用，次第有階，理地究竟，沒有剩餘。

行者在準提法的鍾鍊下，身心氣質轉化特別迅速，這時於鼓聲、鐘聲種種法器聲，乃至平常一般的聲響，都要能善以利用，借力使力，使身心的空靈自然增上，而非因外緣的刺激而亂了章法。

個人三十年前在俗時，有一回思維《壇經》理趣，忽然身心和房間、山河大地都沒有了，這下嚇了一大跳，又把自己嚇回來。後來依仁公上人出家，仁公那時正在教數息觀，我在寮房實驗看看，人又空掉了，這下太高興了，又回到六根、五蘊裡。

又一次閉般若舟三昧關四十九天，很辛苦的修法，每天一支香接一支香地行香，像爬山一樣，走啊走、爬啊爬，一共連續二十二小時，休息時只能拉繩子，結果一拉就睡了。睡兩個鐘頭醒來又繼續走二十小時。結果第七天命門之處硬硬的如蟲咬，範圍愈來愈大，氣機便凶猛地大發動了，在胃裡翻動，又到臍輪、心輪、喉輪，都來一陣，可惜自己仍不明見思惑與身心結使的氣脈道理，吃了不少苦頭。

所有佛的教法，不論禪淨密和諸宗派，宗旨都在指導衆生打開「我」結，那不只是嘴上講講，腦裡想想便能了的，必須有實用之法踏實去修才行。依個人三十年走過的學法路程，《楞嚴經》二十五圓通之法對持任何一種法門者，都有莫大的助益，若就身心轉化的化功妙用與轉化中身心現象在對治上的次第

大化功盡在——附錄：禪密訣要

應用，而能普遍有效利益修學者，這包括金剛念誦、**𑖀**字觀、字輪觀和心月輪觀，且分爲生起與圓滿二次第的準提法，是我情所獨鐘。

第一義海準提國

修行人能夠念念不亂，這就是定；曉得念念本空、念念無住這就是慧。念念不亂、念念本空，正是定慧等持的寫照，也就是所謂空有不二的道理了。

一般人不擅於觀空，觀空卻落入於頑空，落到渾渾噩噩的無記，自己都不曉得。有時變成一種細昏沈，這都蠻麻煩的。上焉者久而久之，功夫用上路了，最後達到非想非非想處定，在外道邊緣徘徊。

佛法的「般若」兩個字可不是那麼簡單，古德講：「寧可執有如須彌山，不可執空若芥子許。」你執著有一個功德，或有個什麼，以為它大得像須彌山那麼大，沒有關係，這不怕！這種執著反而形成一股推動的力量，你的德業、道業可以一天天成長。然而你如果掉在「空」的執著中，不知真空妙有之理，片面地守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空，拼命抓得死死的，只要稍微有點這樣，「如芥子許」，那就非常糟糕了，變成冥頑不靈，不可救藥了。

我們對「空」若是一知半解，誤了空，便錯以為那是什麼因果都沒有了，

或者沒有衆生可以度了。有人自以爲見性悟道了，空了，沒有衆生可以度，不能起無量無邊的菩薩行，不能爲普世有情興利造福，而以自以爲的悟道見性爲高爲得，早就不空了。結果，該對衆生有的，他沒有；該對自己空的，他卻不真空。衆生的苦難，正是空了自我的菩薩他的大作爲處。真正見性人正好爲衆生服務，尤其在行菩薩道過程中種種的折磨障礙，正是讓我們達到大空的增上緣。

所以經上告訴我們，釋迦佛的成道，他還要感激提婆達多處處與他作對的因緣。提婆達多所作等於是在加快釋迦牟尼佛成道的速度，結果釋迦牟尼佛的忍辱波羅蜜得了滿分。要是我們在類同的遭遇中，早就空不了了。凡是以爲自己見性的人，於人生的拂逆中，稍微檢查一下自己的起心動念，便可思過半矣！

我們凡夫學佛，對佛法起不了真正的恭敬心，那是因爲我們不懂得佛法，不知佛法般若與慈悲行願的崇高偉大。因此大多在得過且過，有一搭沒一搭的狀態下跑道場修法。其實佛法對他來說真是有點「不增不減」的味道了，也就是不知不覺中，變成可有可無，好像有也不多，沒有也不少，這是凡夫顛倒的不增不減，不是聖者證到空的不增不減。佛法見空即是見有，見空即是見緣起。空了不是什麼都沒有了，而是因爲一了解空，對宇宙現象觀察得更清楚了，

真正有了大智慧。

當一個人修行趨向於空的解脫的境界，他的音聲必然沈穩清越充滿了喜悅；反之音聲念誦的功夫做得好，或者配合聽音聲的觀音法門，也可以使人透入到空的般若境界中，廣大到進入華嚴的重重法界。這音聲也象徵千差萬別的業力，音聲的轉化也就是業力的轉化，所以顯教密教傳播佛法也都離不開所謂「以音聲做佛事」。

由於音聲是我們果報體的一個呈現，把一句佛號、一個咒語念得很好，念得順氣、流暢，這便是色身轉化之機，音聲慢慢莊嚴起來，人的舉止行為也慢慢莊嚴起來。佛法的修行不標榜氣功，但無形中便包含了上乘的氣功修為，這不著痕跡的氣功修為，配合念念皆空、聲聲亦空的般若觀照，就含攝在準提法的金剛念誦中。一般人誤以為念咒是修有法，是在現象裡修，而不知咒語以金剛念誦來持，易於在有法的現象裡見空性，在空性中起空性的功用，不墮於頑空。

金剛念誦的修持同時又包括了觀想，這個觀想的主軸包括了卐字觀、字輪觀和心月輪觀，這幾項觀想很容易在金剛念誦中發起。我們若是懂得金剛念誦，便能夠在念誦中逐漸體會到「金剛」到底是什麼境界。金剛是比喻我們生命最莊嚴的一面，生命的本來面目。我們每一個人的本來面目，不在男女老幼，

不在外表的美醜，我們這個色身只是一個假象，而我們就執著這個假象為「我相」，把自己的身心看得非常寶貝，只要這假象的我相沒有把它看破，那人就沒辦法跟道相應。金剛念誦能除男女老幼相，破美醜相，讓我們放下自我的大包袱，而入佛法的三解脫門——空、無相、無作。空、無相、無作就是金剛的本來面目。

在修金剛念誦中，空、無相、無作的體會由少分、多分到滿分，這便是一種現觀莊嚴。於此之間，**𑖀**字觀、字輪觀、心月輪觀有增上的作用，同時也使空、無相、無作的功德力更為出色。

觀想**𑖀**字放光，等於點燃起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燈，只要你心一收斂，這盞心燈便宛然現前，故經論云「一燈能除千年暗」，只要你將**𑖀**字這麼一觀想，你整個身心就進入到有相光，然後再進入到無相光中，這叫做「速睹如來無量光」，往生佛國，往生如來光明剎了。一般人把這「往生」兩個字用在死亡事件上，其實**𑖀**字觀修得好，此刻此時在此世，一念之間便往生了，生而不生，在**𑖀**字光中看到生命的莊嚴，體會到生命的無相無我，悟到生命的畢竟空。

𑖀字觀一轉也就是心月輪觀，已化為虛空中的一輪明月，清光普照大地萬物。所以經論上說「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當你真能心月孤懸氣吞萬象，你就知道什麼是畢竟空的莊嚴生命了。這是隨時在空中，也隨時在無量光中。

，在空中得智慧，見無量光則是真正的見佛。見到影像的佛不一定算數的，有時還是癡人說夢話！其實念佛人要往生到那裡去？往生到無量光佛剎呀！無量光佛剎從六字觀、心月輪觀可以通達。

悟空是見法性，觀想是現法相，法性與法相不二，叫「性相一如」。修行要從有相進入到無相，還要能由無相現一切相，可是一切相終究也是無相。我們對無量光佛剎應有這般的體會。所以往生只是一念之間，念頭一對，馬上進入。往生了後如何？或真正的往生是什麼？修淨土的人都知道這麼一句：「花開見佛悟無生」。怎麼見佛呀？花開見佛，心上八瓣蓮花紅色無根綻開，上有放無量光的月輪。見佛是要幹嘛？悟無生，也就是禪宗所講的明心見性，見性是見什麼性？生命本來不生，當然也不滅，沒有生生滅滅的輪迴現象，沒有來來往往的爭逐，「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這就是極樂世界了。

第一義海準提國

附錄：禪密訣要

準提法的密因和禪味

唐朝是佛法在中國最光輝燦爛的時代，八大宗派如奇峰競秀，其中中國佛教史上鼎鼎大名的「開元三大士」——不空、善無畏、金剛智，陸續由印度來到長安傳承殊勝的密教法門，大興善寺正是一個歷史的標記，準提法也就在這時出現中土。

後來密法傳到了惠果阿闍黎，他駐錫現在西安的青龍寺，空海和尚渡海來求法，將密法傳回了日本，形成後來的東密。而另一系由蓮花生大士從印度傳到西藏的密法，稱為藏密，在時間上比傳到中土系的晚些，只是密教由印度到中國再到日本，在中國卻沒多久的停留，唯剩下準提法還在民間繼續發揮它的魅力。

事實上，準提法原來也只在宮廷的王公貴族間流傳，或者受到皇帝賞識的大臣才有緣得遇，真正普傳到民間，已經遲至明朝了。明朝禪宗的憨山大師，還有當時的多位大德就有著述談到準提法。而最為大眾熟知，流傳最廣，涉及

準提法在人生明顯效用而大受歡迎的，就是袁了凡訓誡兒子的《了凡四訓》了。

袁了凡受當時禪宗名宿雲谷禪師教導，專持準提咒，力行斷惡修善，留下了一則改造命運成功最佳的密宗公案，可惜後來行者大多只欽羨效法於他造命的功果，而未進一步去開顯準提密法原所具備完整的佛法理論體系及實踐門徑，任由其中的準提咒只成了一個宗教神秘口令的運用，而未將中土密宗的體相大大張顯開來，在世法甚至出世法上更增利益衆生的深度、廣度和高度。

中國四大名山中，從中國傳播密教的歷史來看，五台山擁有較殊勝的密法因緣，例如唐時的道殿大師在此以準提法為樞紐，將顯教精義與密教法旨融會起來，著成《顯密圓通成佛心要》，是中國密宗的一大瑰寶，歷來坊間雖有流通，但少有識其為「中密」的續命者。

準提法的源頭，同其他法門一樣，都來自於本師釋迦牟尼佛。佛滅後，佛法逐漸由上座部與大眾部觀點不同的分化，演出各類部派的佛教，且隨著時空的轉移形成了多種宗派。由此我們應可發現佛法的包容性很大，儘管發展出來的門類繁多，反而證明了其根源的潛能。我們可以說，佛法若是一粒種子，那麼這粒種子的體是無限的，相是無量形式的。釋迦佛出家後經六年苦行，後來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大徹大悟，這是顯教的說法，禪宗亦如是說。但以密

乘觀點，佛是在菩提樹下於他的頂門上觀想𑖀（𑖀）字開悟的；只是他所觀的𑖀字，沒有上面那個圈圈，倒是天際之星正好補足了它。

佛經過了長期的苦行，最後喝了牧牛女給的乳糜，坐在菩提樹下，天將亮的時候，偶然抬頭看到天際的星星，一下就悟了。這可是古來禪宗所有修行公案的第一謎。我們也曾看天上的星星，如何一點悟的感受也沒有？學準提法，其中一大項目就是觀想頂門上有個𑖀字放光，這不是有幸與佛同坐同觀，直截了當向佛看齊嗎？再者，顯密或者說禪密對佛的徹悟雖然說法不同，但卻不太相同了嗎？這之間互相參照體會，或可品嚐出顯密、禪密圓通的機趣了。

準提法的𑖀字觀，透露了密法本來的簡潔處與根源性，中國文化一向尚簡重本，密教的弘傳因它繁複的理事相貌與儀軌程序，在實用上注定了它初傳時在中土曇花一現的命運。現在一般學者談密，非東即藏，殊不知唐時的密法花朵雖早已謝去，但其根不死，以生、圓二次第含攝𑖀字觀、金剛念誦和心月輪觀的簡潔但無缺漏的準提法，正是中國密法絕後再蘇的金丹。

準提法的密因和禪味

附錄：禪密訣要

深耕密植

這十幾年來，我一直以金剛念誦的方式帶大家修習準提法門。最近，我經常以四個字來形容「金剛念誦」。哪四個字呢？「深耕密植」。

「深耕密植」原本是指農作物的耕作過程和方法。「深耕」是說當一塊田地要播種、插秧之前，先須犁田，把田地深層的土壤翻上來，淺層的土壤覆下去。由於淺層的土壤已經被前期的農作物吸去了養分，讓它回到深層去休養生息；而原本在深層、仍富含養分的土壤則讓它上來發揮力量。經過一番「深耕」的程序，把土壤深層翻出表層，淺層翻入深層，田地便由瘦轉肥，播下去的種子、插下去的秧苗才會長得好，也才能持續利用這塊土地去種植。

深耕之後，還需密植。不論是播種或是插秧，都應該有適當的密集度。以插秧為例，通常每一棵秧苗與前後左右秧苗的距離各約三、四寸。太密，則秧苗彼此互爭養分；太疏，則浪費了土地空間，將來的收成不夠豐富。用「深耕密植」這四個字正好可以比喻我們的修法。

「深耕」，是比喻對我們智慧、生命或心靈的裡層要深透進去。要透到什麼程度呢？好比《心經》講的：「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是「深耕」。深要深到我們生命的本來本質，深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性光明；深到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佛慧。這是「深耕」。我們的「金剛念誦」，音聲從身體最裡處、底處，源源不絕湧出，越唸越有勁，久唸不疲，這是翻出深層肥沃的土壤，甚至從體內深處發出的聲音，是來自於更深蘊的心靈波震，綿綿密密無所留住，由此聲聲念念和空、無相、無我相應，解開念誦者的身心束縛，化掉久劫的習氣，生命藏處的精華被開發出來，正是「金剛」大寶。這是「深耕」。

嚴格說來，深耕不容易。諸位若曾操作過犁田的工具，便知道要把犁具的深淺度控制得剛剛好很重要。太深，牛拉不動那個犁。如果碰到好的田地，犁起來還算容易，如果碰到很貧脊的土地，底下全都是石頭，那犁起來便倍加吃力。石頭可以說代表我們的習氣、我們的煩惱根。

我小時候在家鄉如果犁到沙質的田，那犁起來就特別快；如果犁到比較黏性土質的田，那牛犁起就很辛苦！用鞭子打它，它也拉不動。犁到石頭多的田，我不只是心疼那牛，也心疼那犁具，怕它損壞了啊！小時候生活很貧困，一個犁具要多少錢啊！

「深耕」代表我們克服種種的習氣，才能夠貫徹始終，才能夠徹萬法之源，源頭找到那就好辦。

「密植」，是比喻我們用功必須「密集安打」，不能三天打魚七天曬網，要緊鑼密鼓，要一鼓作氣，不是碰上有共修了才來「沾搗油」（台語），應應景、湊熱鬧。

不但共修時要修，離開禪堂也一樣的，念念不離它。

去年九月間在洛杉磯，有位道友在機場要送我去加州首府時問我說：「師父啊，我們在家居士應該如何學佛？」我說：「很簡單，你把握這四個字——心心念念。心心念念都在法上，你不成功才怪呢！」

「心心念念」就是「密植」，修習佛法要跟佛法很親密的，要跟它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行也它，坐也它，永嘉禪師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要這樣才對，不是光盤腿才有道，一離開禪堂就沒有道，那不是佛法。要跟佛法能夠相應，一定要心心念念都在法上。

各位看過《達賴喇嘛六世情歌》嗎？這本書蠻有意思的。達賴喇嘛第六世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這本書其中有一段：「靜時修止動修觀，歷歷情人掛眼前，肯把此心移學道，即生成佛有何難？」

我們修習準提法門，有人奇怪怎麼修了半天沒有相應、沒有感應呢？我們

可用這四個字來幫自己把把脈，你有沒有做到「深耕密植」？初一、十五偶爾上一下寺院，就想有感應啊？

南老師以前講過一個笑話：鄉下的老太太帶著三根香蕉去媽祖廟上香，祈求全家大小平安、發大財，香燒完，把三根香蕉又帶回去自己吃掉了。你看看，真是一本萬利的如意算盤哪！偶爾初一、十五上寺院燒個香、磕個頭，就什麼好處都想得啊！

俗諺有云：「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你想要小有一些財富嗎？那麼你就要勤勞，小富由勤而來；大富由命，而命又是靠自己培養的，不是憑空而來。

大富怎麼培養來的？福德來的。福德怎麼來的？多生累劫廣結善緣來的。肯跟人家結善緣，便能種下大富的福德。好吃懶做是發不了財的，財富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沒有深厚的福德，那來的富貴呀！所以古人說，皇帝是假的，只是一個名份，但福報是真的。我們為什麼當不了皇帝？我們的福份不夠呀！

當一個村的村長有村長的福報；當一個鄉的鄉長有鄉長的福報。縣長的福報當然大於鄉長；省長的福報又大於縣長；總統的福報又大於省長，這是一定的道理。各位不信試看看，不要說當立委，就是當村長都成問題，平時不跟人結緣，如何當上村長啊？村里長都沒有我們的份。「小富由勤，大富由命」有很深的道理，大家不要把這句話小看了，體會錯了，而將一切都歸諸於命運，

佛法不是宿命論。

所以想要修行有感應、能相應，便必須真正在修行上「深耕密植」。怎麼深耕？當然要多看經、多聽經、多參究佛法般若的根本道理。什麼是空，要好去思惟。整個準提法儀軌就已經告訴我們怎麼把握空的根本原理，在深耕中修法的功德才能穩固。

而密植，你要不斷地練習。工夫也好，福德智慧也好，都要不斷培養，再培養。密植，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沒有天生的釋迦，也沒有自然的彌勒，那都是多生累劫修出來的。所謂「百劫修相好」，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每一個相，每一個好，都是培養很多的福德、功德而來。各位可以去查一查佛學大辭典，研究一下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好比「廣長舌相」，佛陀的舌頭伸出來可以蓋到眼睛、眉毛，你們看有多長啊！我們的舌頭伸出來只有一點點。什麼道理呢？多生累劫不打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金剛經〉中說，佛陀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這樣，才能成就廣長舌相。我們一妄語、兩舌、惡口，這種壞心使得舌根的神經肌肉產生緊張的壓力，會負面影響身心，成了報應。

「密植」，象徵了修學佛法要細水長流。不能夠這棵秧苗相隔一寸，下一棵便相隔一尺了，看起來零零落落的，密的地方太密，疏的地方太疏，這樣將

深耕密植——附錄：禪密訣要

來作物生長不會好。總之，用「深耕密植」來說明如何修法，最重要的是讓我們體會到修行人要有農夫踏實耐勞的氣質，百丈禪師以農禪大興如來家業，正是最好的證明。

